

飛龍傳

【第一集】少年游血濺御勾欄

連盟
www.shugu.net





《飞龙传》故事之一



少年游血溅御勾栏

改编 徐 淦 姚 钧 韩家洁

绘画 张兆鑫 胡燕春

扫描 罗亚方舟

制作 雪中人

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連盟

WWW.SHUQU.NET

打造最专业的网络连环画

赵匡胤十八岁遇陈抟老祖的徒弟苗光义，苗光义给他看相，说他将来要当皇帝，被他揍了一顿。他与少年朋友张光远、罗彦威骑着一匹野马上街，惊动京都，被兵马司奏了一本，后汉皇帝刘承祐判他充军大名府三年。他结识不肯屈服于恶霸的风尘女子韩素梅，一打韩通。回汴梁大闹御勾栏。得知其父受昏君杖责，怒杀南唐后主献给汉主的女乐，逃出家乡，预备投奔关西外祖母家。

内容提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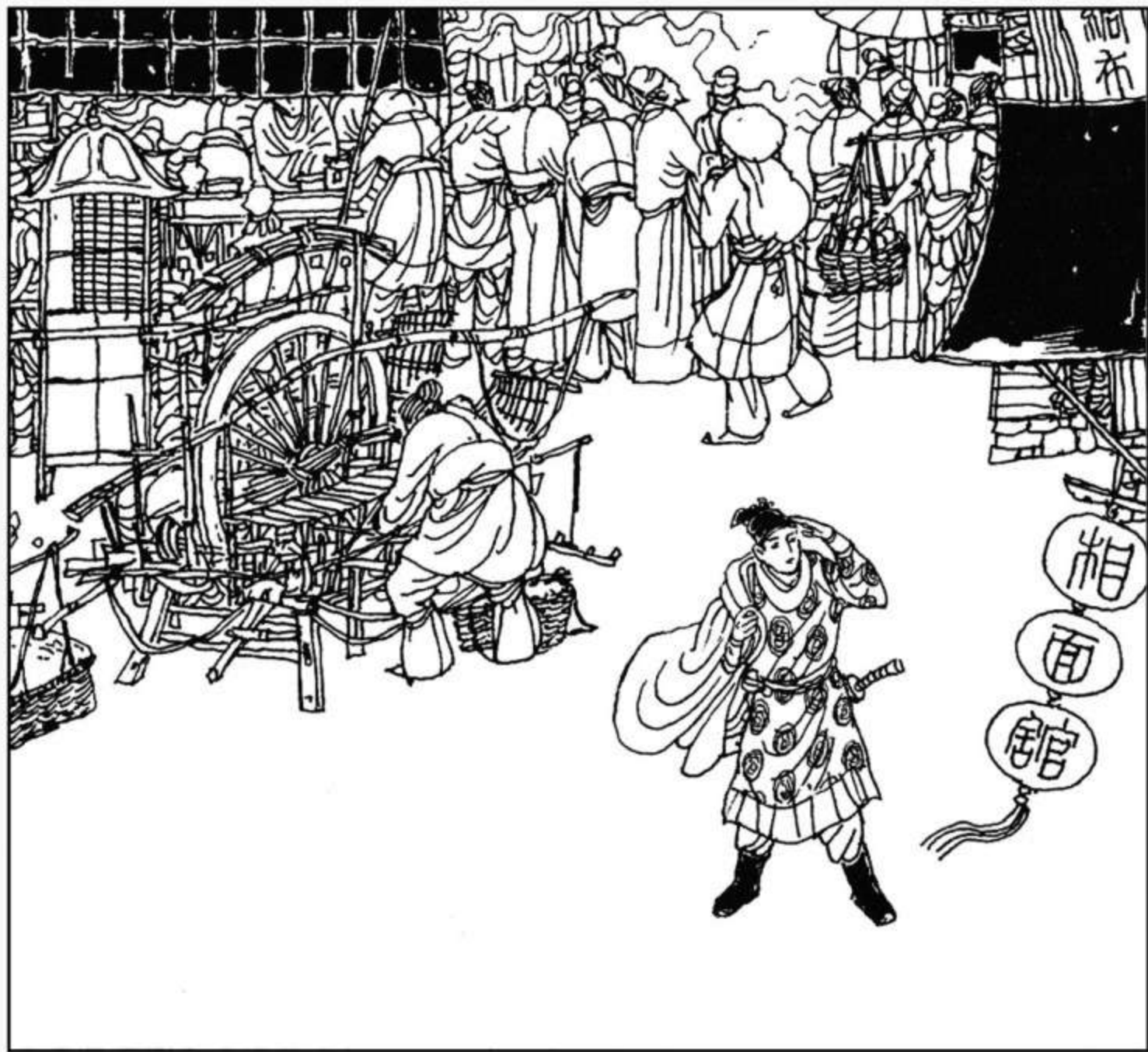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少年，动不动脸涨得通红，叫赵匡胤。他出生于洛阳夹马营，母亲杜氏，父亲赵弘殷，现在在后汉皇帝刘智远的儿子刘承祐手下任护圣都指挥使。匡胤虽然读些书，但更爱习武；从小是家里的淘气包，街上的闯祸精。



父母約束不了他，姥姥更是「香孩兒、香孩兒」地叫他，只知娇养宠爱。赵弘殷就在他十七岁那年给他娶了贺金蝉为妻。少年夫妻虽然相爱，娇小温柔的妻子却丝毫管不住他那性如烈火的丈夫。



赵匡胤今年十八岁了。这一天是清明节，他在汴梁城中闲逛，满心想在闹市碰到他的两个好朋友张光远、罗彦威，好一起出城玩耍。他走过一个相面馆时，坐在里面的道士看见他，暗暗吃惊，连连点头。



这位乱世相士如获至宝，三脚两步奔到门外，一把扯住赵匡胤，硬邀他进馆相面。



他回头往外张望，见四下无人，忙把赵匡胤按在椅子上，
 趴地就拜，口称「万岁，小道苗光义见驾来迟，望乞恕罪。」



赵匡胤气得满脸通红，站起来一脚踢开苗光义，说：「去你的臭老道！想必是疯癫了吧，胡言乱语，是何道理？」苗光义忙说：「小道不疯不癫，是奉师父陈抟老祖之命，下山寻访有帝王之相的人，今天被小道访着了！」



赵匡胤大怒：「这里是皇城脚下，你胆敢凭空捏造，妖言惑众，哪里容得！」说着一挥袖撩衣，劈哩拍啦，把相馆的桌椅板凳，笔墨纸砚，打得七零八落。苗光义吓得往后退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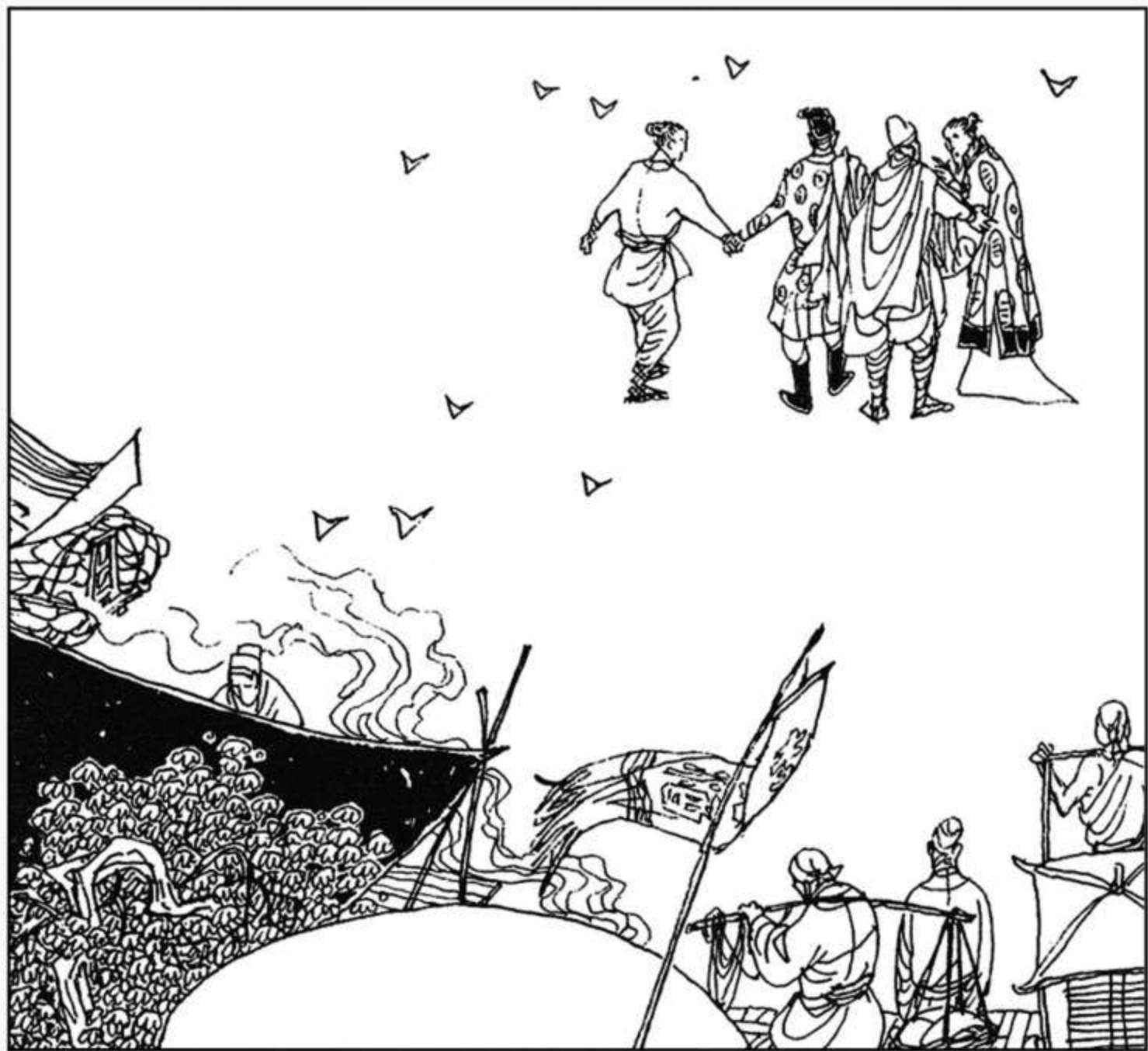
过往的人看见赵家少爷在这里撒泼，又不知缘故，谁也不敢上前相劝，远远地站着观望。这时人丛里走出两个少年公子，抢进去抱住赵匡胤，问道：「大哥为何动怒？」匡胤回头一看，正是好友张光远、罗彦威。



赵匡胤说：「二位不必相劝，我还要打烂这老道的嘴，他竟喊我『万岁』要是被别人听见，那还了得！」张光远拉着他就走。罗彦威说：「眼前江湖上的医卜星相，专靠这种浮话奉承人，骗钱，你我不受骗就是了。」



三人手拉手走上街坊，不料，苗光义不去收拾砸烂了的摊子，却跟上来悄悄地说：『三位停一下，听我说句话，皇帝轮流转，轮着不用怕，时候还未到，单身走天涯。』



苗光义说完回身走了。这里弟兄三人走出城门，边看景致边闲谈。张光远说：「老道的话，我有点信，大哥倘真做了皇帝，不要忘了小兄弟，挈带做一个将军耍耍。」匡胤道：「皇帝二字，非同小可，哪里轮得到我？」



罗彦威道：「当今这个汉朝的第一个皇帝刘智远，不是养过马当过火头军吗？后来立了许多功绩，一旦发迹，就做起皇帝来了。常言说：『寒门产贵子，白户出公卿』，何况大哥本是将门之后，说不定真有坐上金銮殿的一日哩！」



赵匡胤忽然看见前面有一匹马，撒腿狂奔，便指给二人看道：「我们三个当中不知谁有福分，前面林子里不是有匹野马吗，看谁能制服它，才算有希望做皇帝。从年纪小的试起，罗兄弟，你先上，我最后一个。」



罗彦威答应一声『领命！』飞一样去追那匹野马，一面喊：『吁——快停一停，我皇帝要骑你！听见没有？』可是马不理不睬，还在那里兜着圈子乱蹦。



急得彦威直跺脚，大骂「瘟畜生！」张光远大笑道：「兄弟，你没有福做皇帝，骂它也不中用，待我来逮住它，骑给你瞧瞧！」



彦威自觉没趣，一屁股坐在地上喘气。张光远箭一般窜到野马后面，想腾身而上；谁知被马扬起后腿一踢，要不是闪躲得快，险些踢在当胸。



彦威笑道：「你怎么也不能叫它让你骑上去，同我一样狼狈？」光远说：「俺与你都没有皇帝的福分，让大哥来制服这匹野马吧。」匡胤道：「好，待我来试试。」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竟迎着马头蹿上去。



那马吃了一惊，拨转马头，往横里一躲；匡胤趁势腾地跳了上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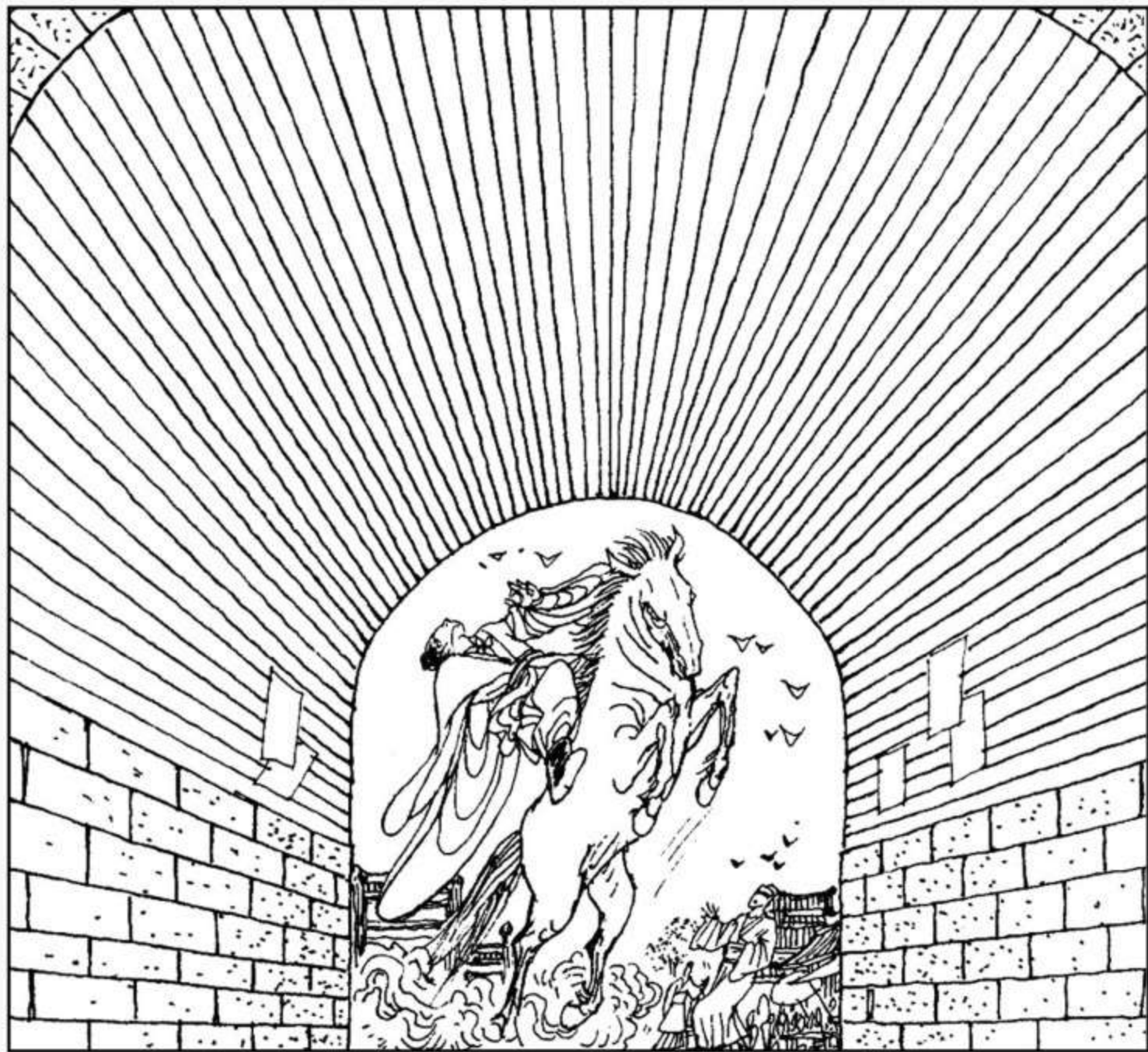
他一手紧紧抓住马鬃，一手折了一根柳枝当作马鞭，抽上三下，两腿使劲一夹，那马就朝树林外边的大路奔去。



马一奔上大路，可再也不听骑者的约束，迳直向他们三个刚才出来的城门洞冲去。后面张光远、罗彦成边追边喊：「大哥，当心！快带住它！」赵匡胤听不见他俩的喊声，只听得耳边呼呼风响，转瞬已近城门。



马蹕进城门，马长得高，人也长得高，匡胤的额头眼看触到门楣，他一下子坠下马来。城门里面的人看了齐声惊呼：『完了！好端端的一个小伙，这一磕脑袋开花，八成没命了！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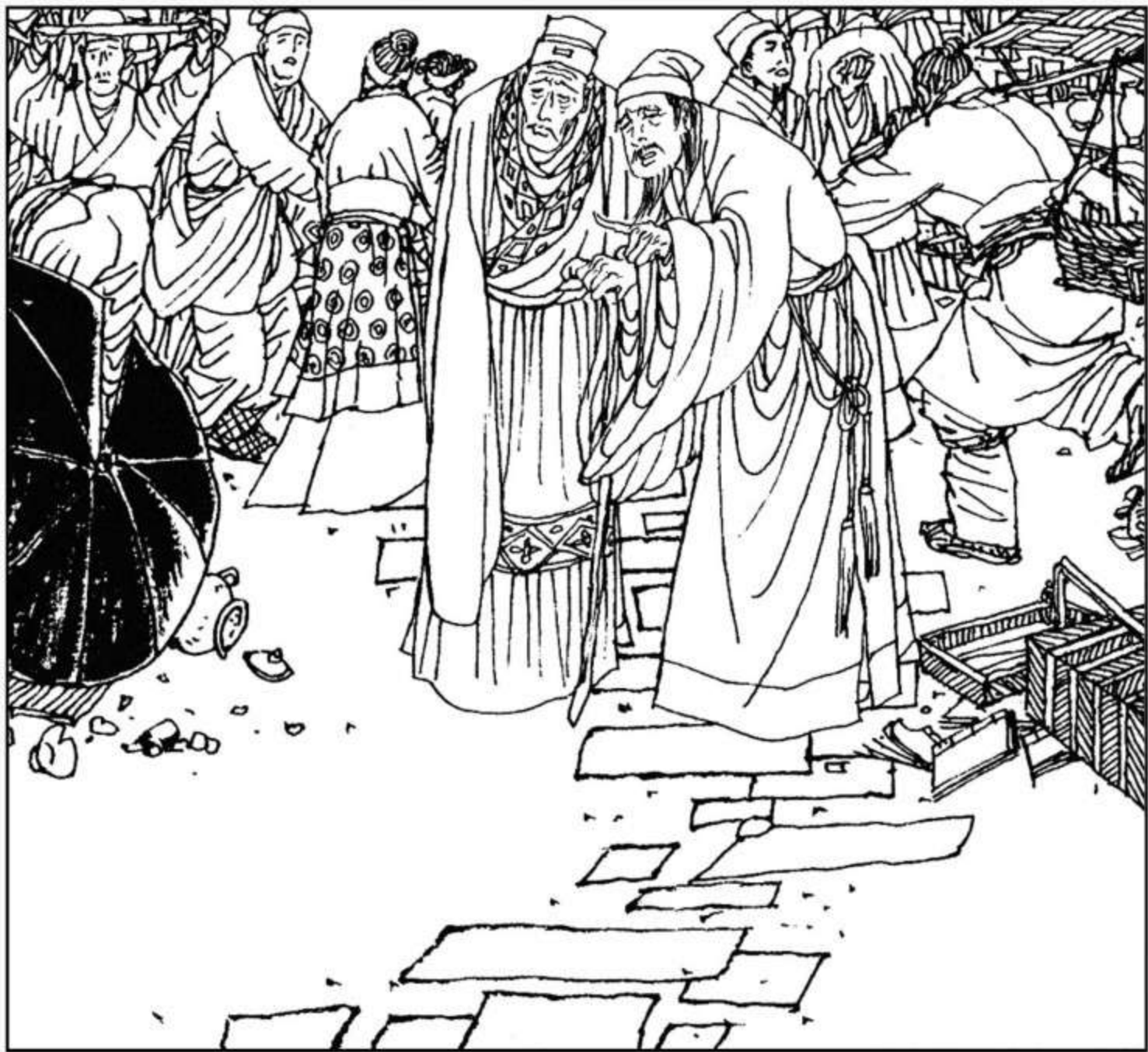
谁知匡胤爬起来，摸一下额壳，不见出血，连浮皮也不曾擦掉一块，但见那匹马在前面上了热闹的大街，放慢了四蹄，他就大步追了上去。



他又腾身骑上马背。那马发觉背上有人，可又撒腿狂奔，还横冲直撞起来，这边冲倒店家的旗杆，那边撞翻小贩的摊头，吓得过往行人东躲西藏。赵匡胤在马上却觉得出奇的好玩，竟拍掌大笑。



汴梁城中的百姓惊疑不止，这个说：「谁家娃子，这等顽皮胆大，自己不怕摔死，踏死别人只怕要连累他的父母哩！」那个道：「我认得，这是殿前指挥使赵弘殷的儿子，出名的闯祸精，风火都不怕，要你担心干什么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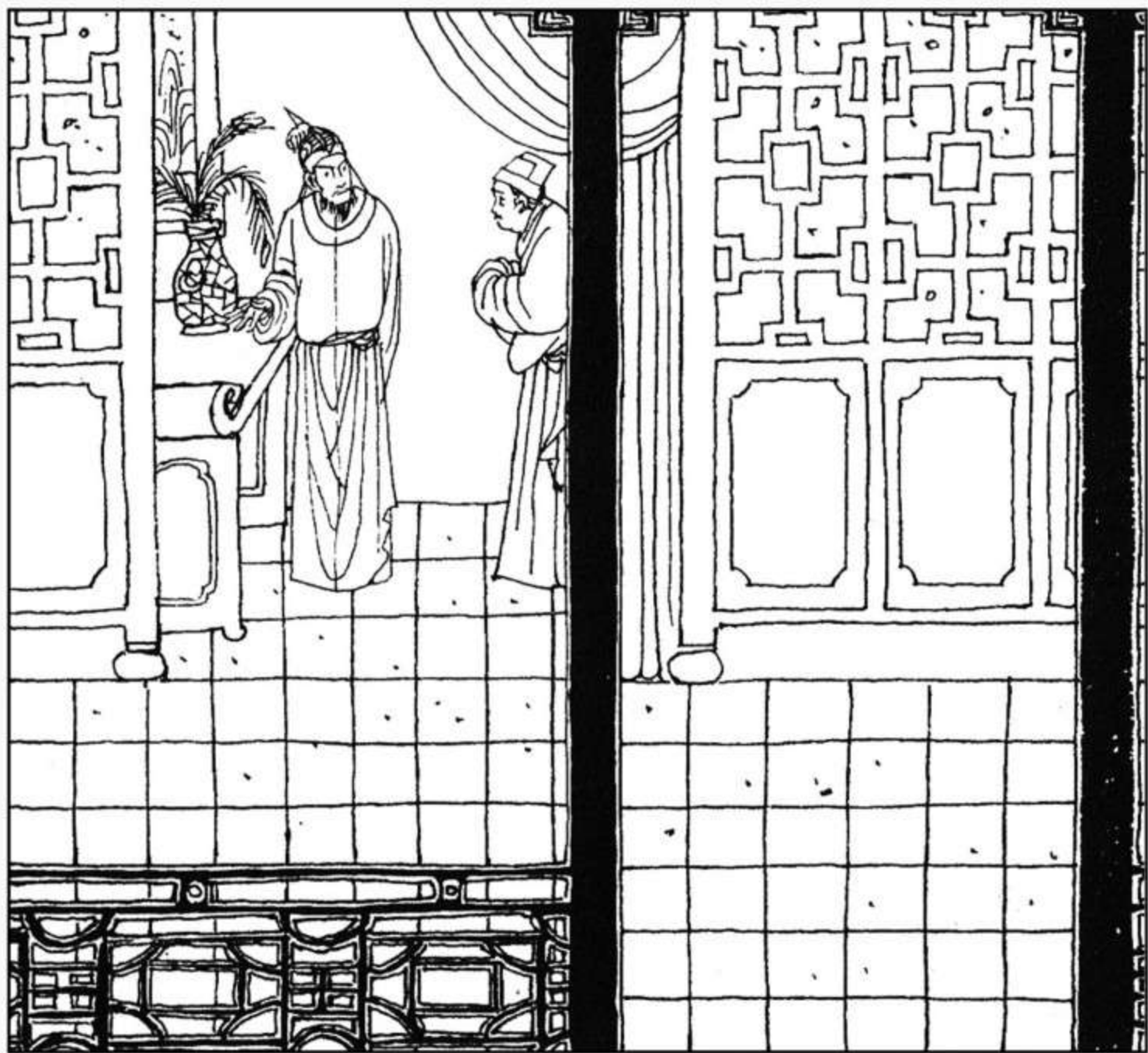
接着就有些游手好闲爱起哄的人，争先恐后跟在马后，胡吵乱嚷，大张声势；有的甚至乘机捞一把摊上担里的瓜果，拨一下妇女的下巴，弄得大哭小喊，鸡飞狗走，一条街混乱之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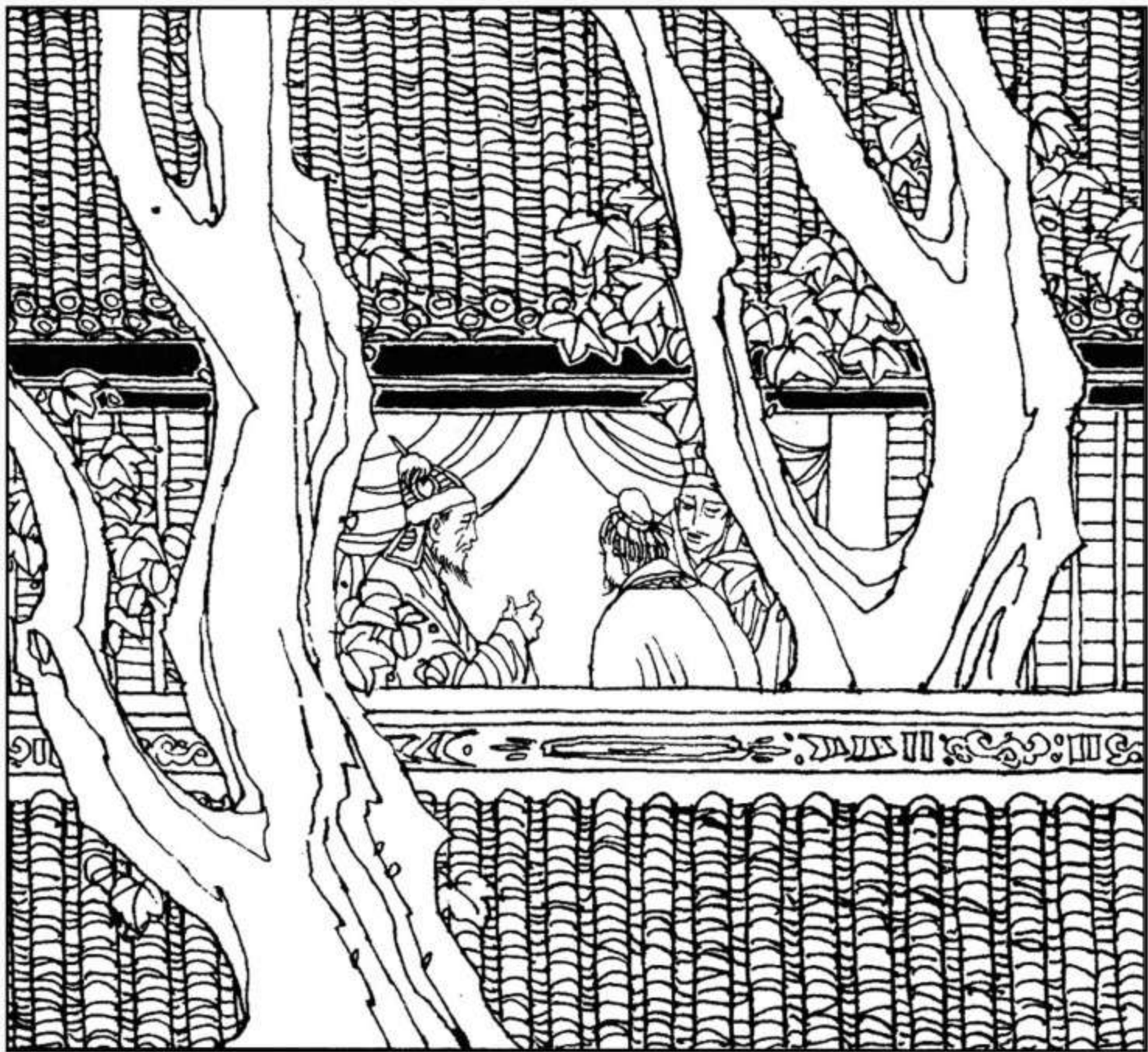
张光远和罗彦威追上来连忙对匡胤说：「大哥，快不要闹着玩了！你看这般声势，再捅出大乱子来，如何得了？快把这匹无主的野马先骑到你家交给马夫吧！」匡胤点点头，这才把渐渐服了他的马骑回家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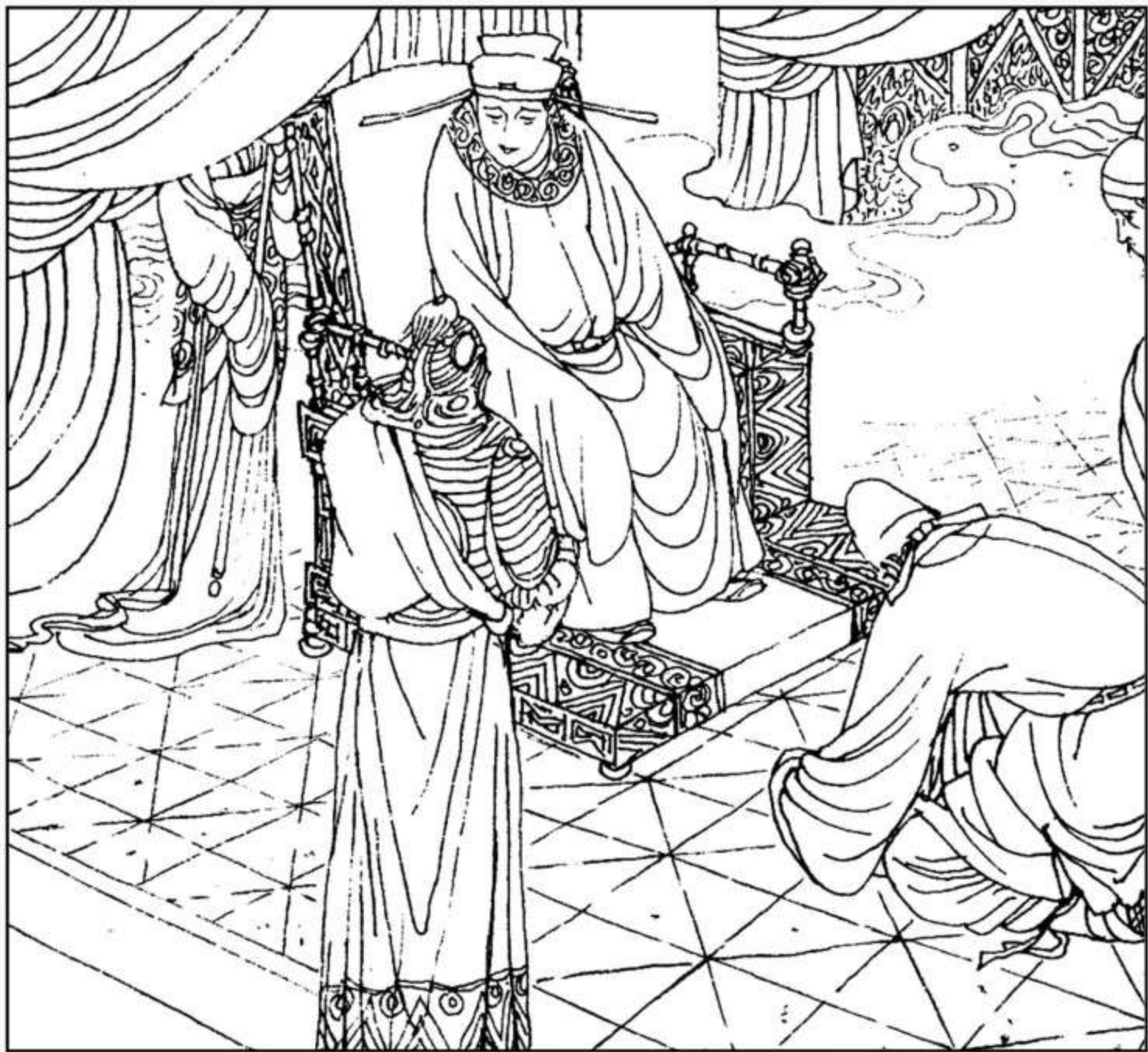
这事一传十、十传百，传到巡城御史五城兵马司周凯的耳边，他拍案大怒道：「赵弘殷家教不严，纵子胡闹，搅乱皇城，岂同小可，我巡城有责，理应奏闻；若为同僚之情，匿而不奏，不免要领知情不举的罪名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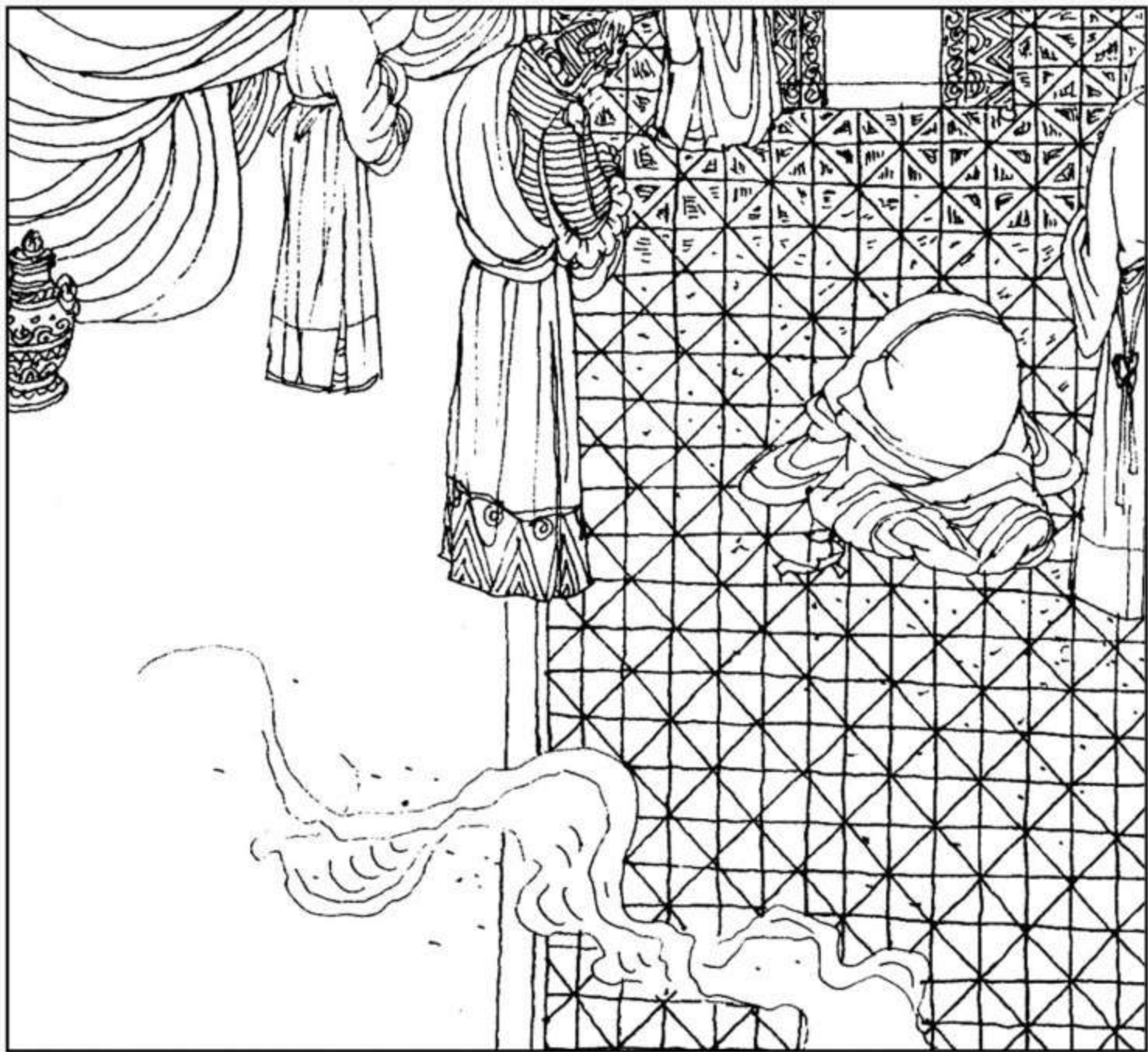
周凱便聯合了几位专爱小题大做，又与赵弘殷平时不和的官僚，修成一本，添油加醋做文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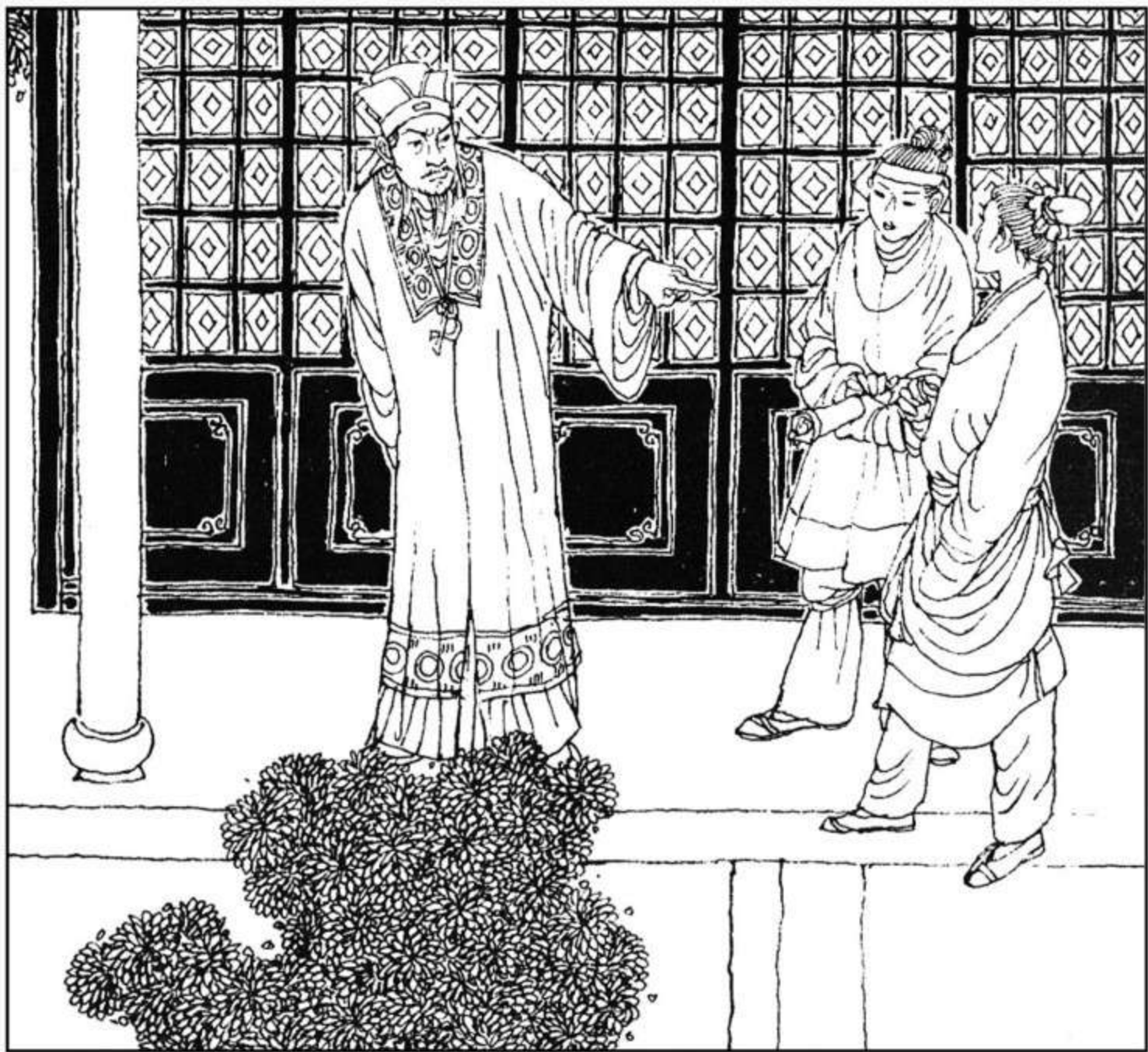
次日早朝，周凱將本呈上。刘承祐一看，问两班文武：「赵弘殷之子赵匡胤，骑野马过闹市，殃及市民，卿等公议，该问何罪？」国丈苏逢吉就说：「搅乱京城，依法该明正典刑，斩首示众。」赵弘殷伏地请罪，不敢言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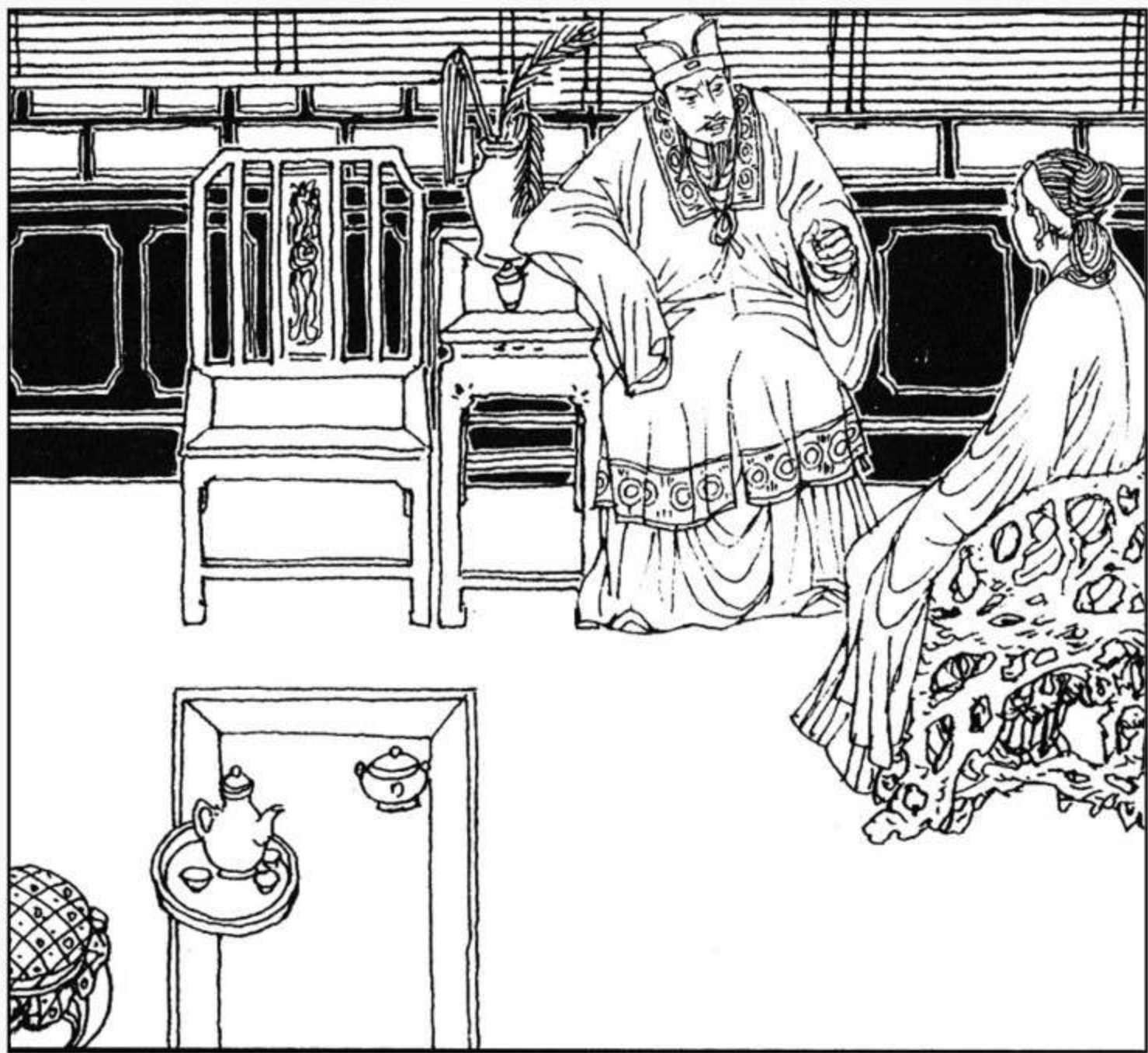
刘承祐道：「姑念功臣之后，从轻发落吧，只问个年少游
戏，误犯王法，发配大名府充军三年。赵弘殷治家不严，罚俸
一年。钦此。」弘殷随即谢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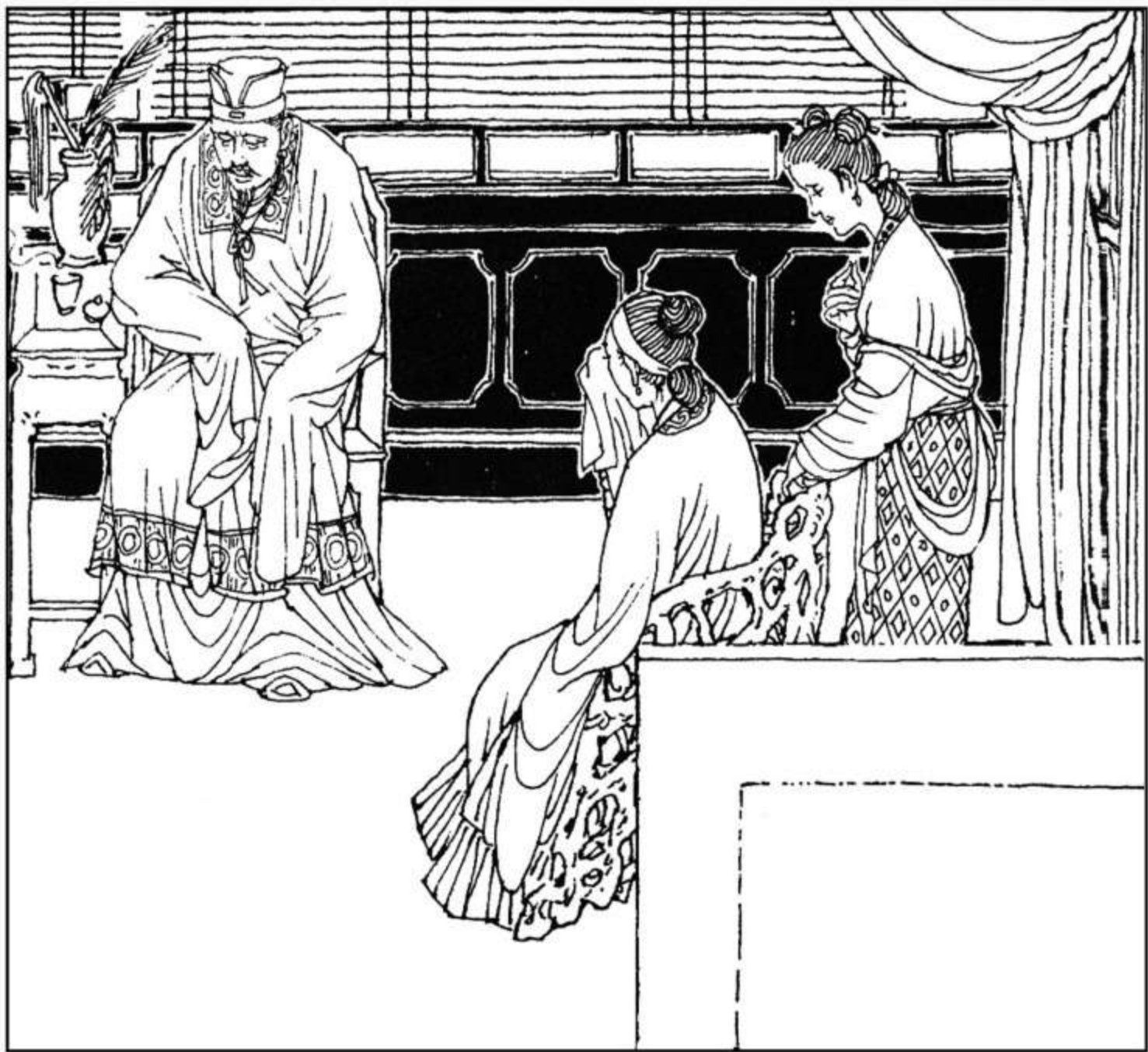
弘殷朝罢回家，怒气冲天，吩咐匡义、光美两个儿子：「快把闯祸精拿来见我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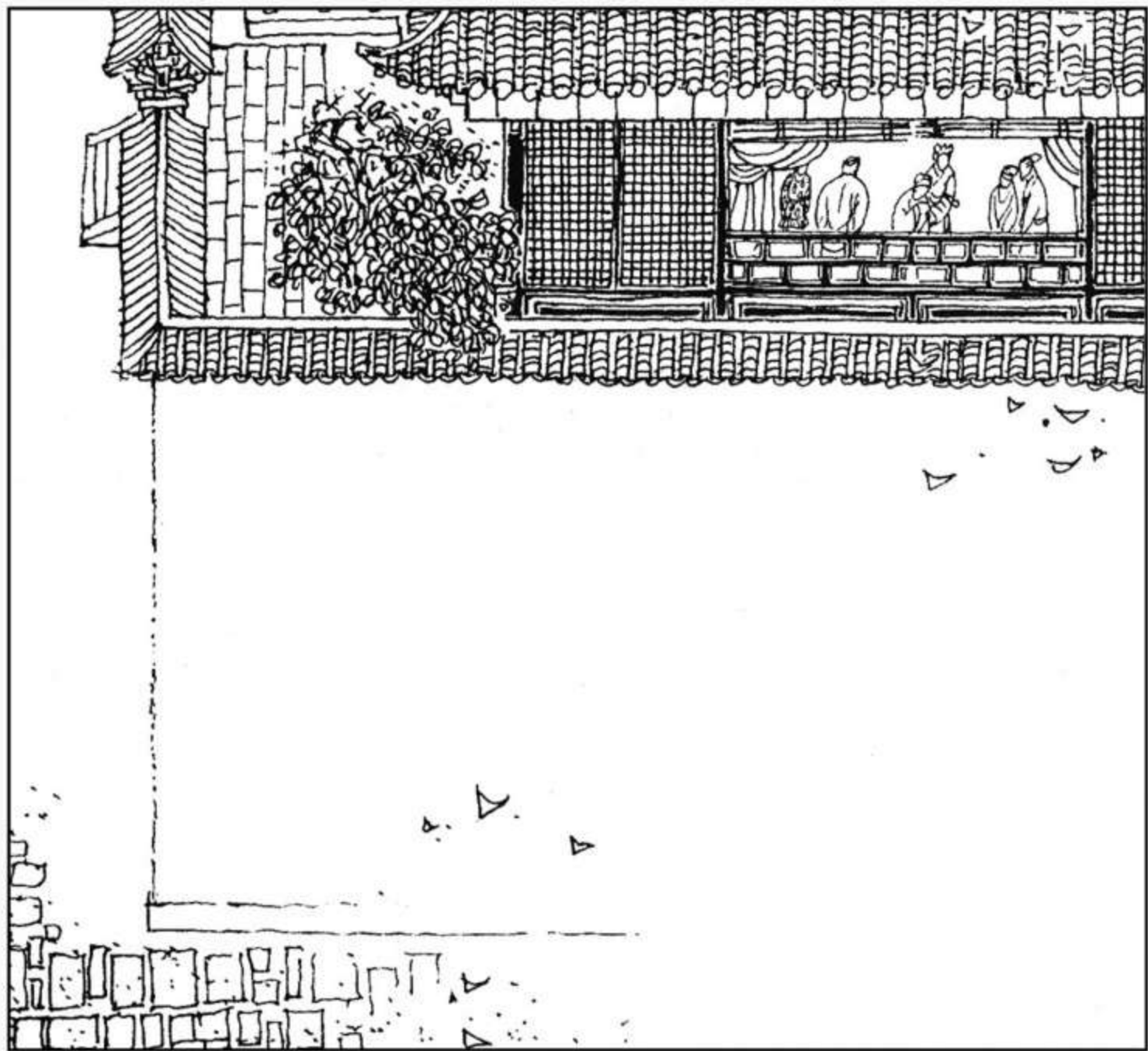
他走进杜夫人房中，骂道：「都是你这老不贤，养这祸根，纵容他任性惹是生非！如今弄出事来了。今天我要把他一顿板子打死，免得日后再玷辱门风！」然后把朝中情形说了一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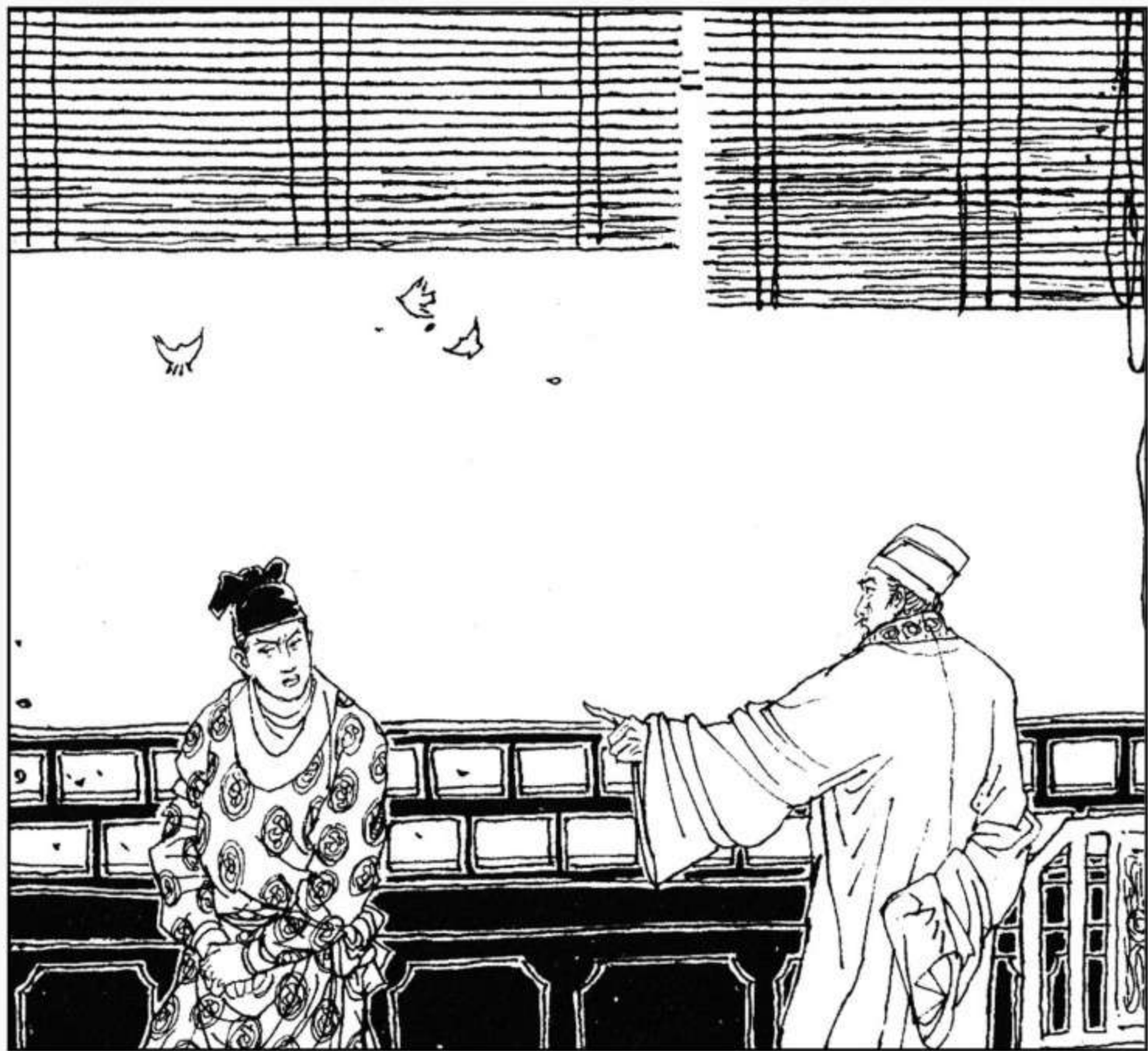
杜夫人听了先流泪道：「事已如此，你也不必再打他，让他去自作自受，历些艰难，吃些苦头，只算磨磨性子，也是好的。不过这孩儿从小娇养惯的，此去大名府充军，你若不给他想个法子，叫我怎能放心？」说罢哭了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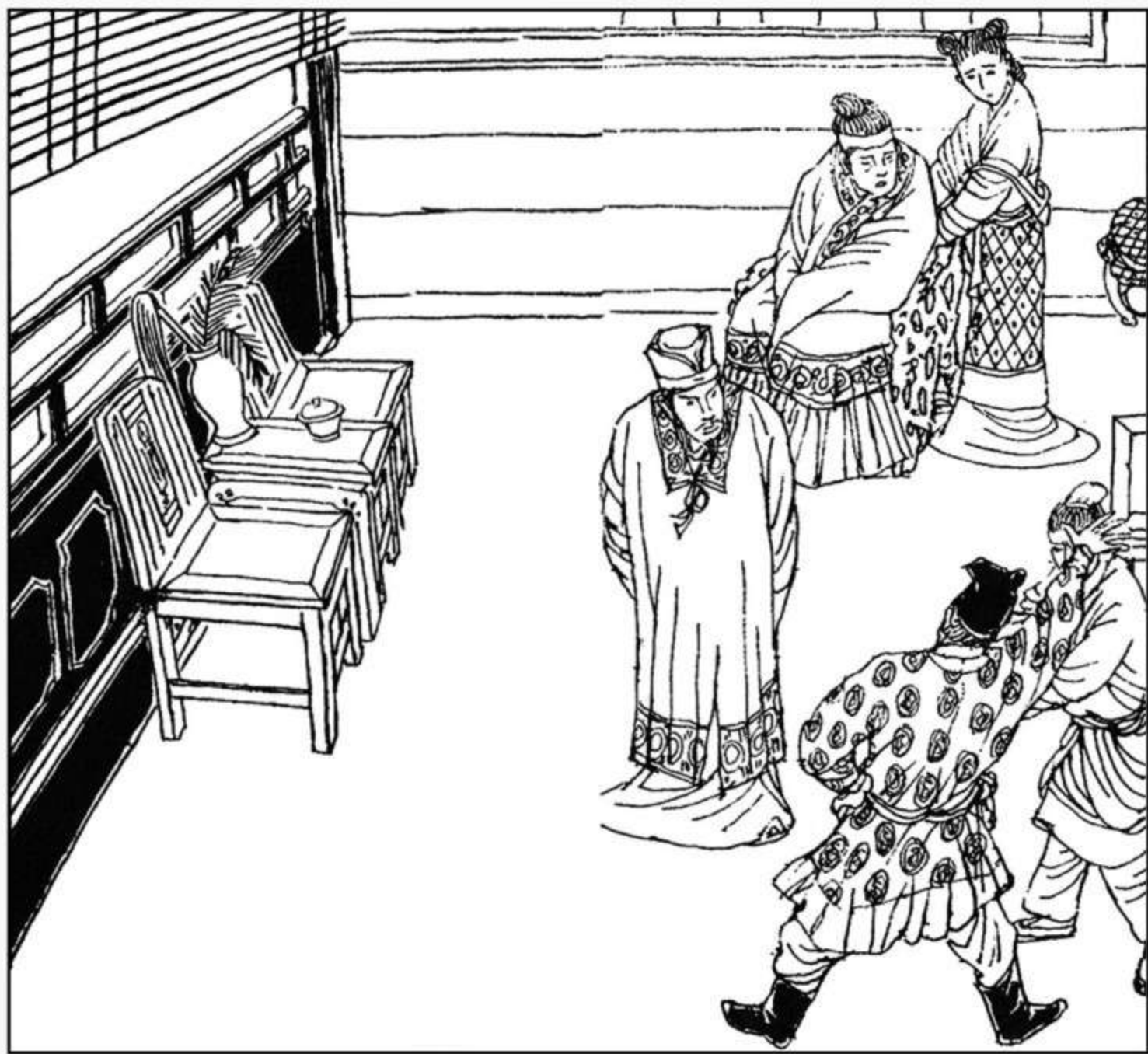
弘殷长叹一声说：「不要哭了。你既放心不下，那大名府的总兵是我年侄，待我备一封信叫他在那边照顾一二，可又便宜了畜生不知艰苦！」这时匡胤进来，见过礼，像没事的人一样，立在一旁。



弘殷骂道：「畜生，干得好事！」匡胤说：「孩儿没干什么啊！」弘殷道：「骑得好野马！如今被巡城御史奏了一本，要砍你的头；幸亏皇帝宽宥，只发配大名府充军三年，又累我罚俸一年，你还说没干什么！」



匡胤气得满面通红，跳起来叫道：「无道昏君！我又不造他的反，又不杀半个人，怎么把我充军起来，我不服！我不去！怕他个屁！」弘殷大喝一声：「闭嘴！畜生还要口硬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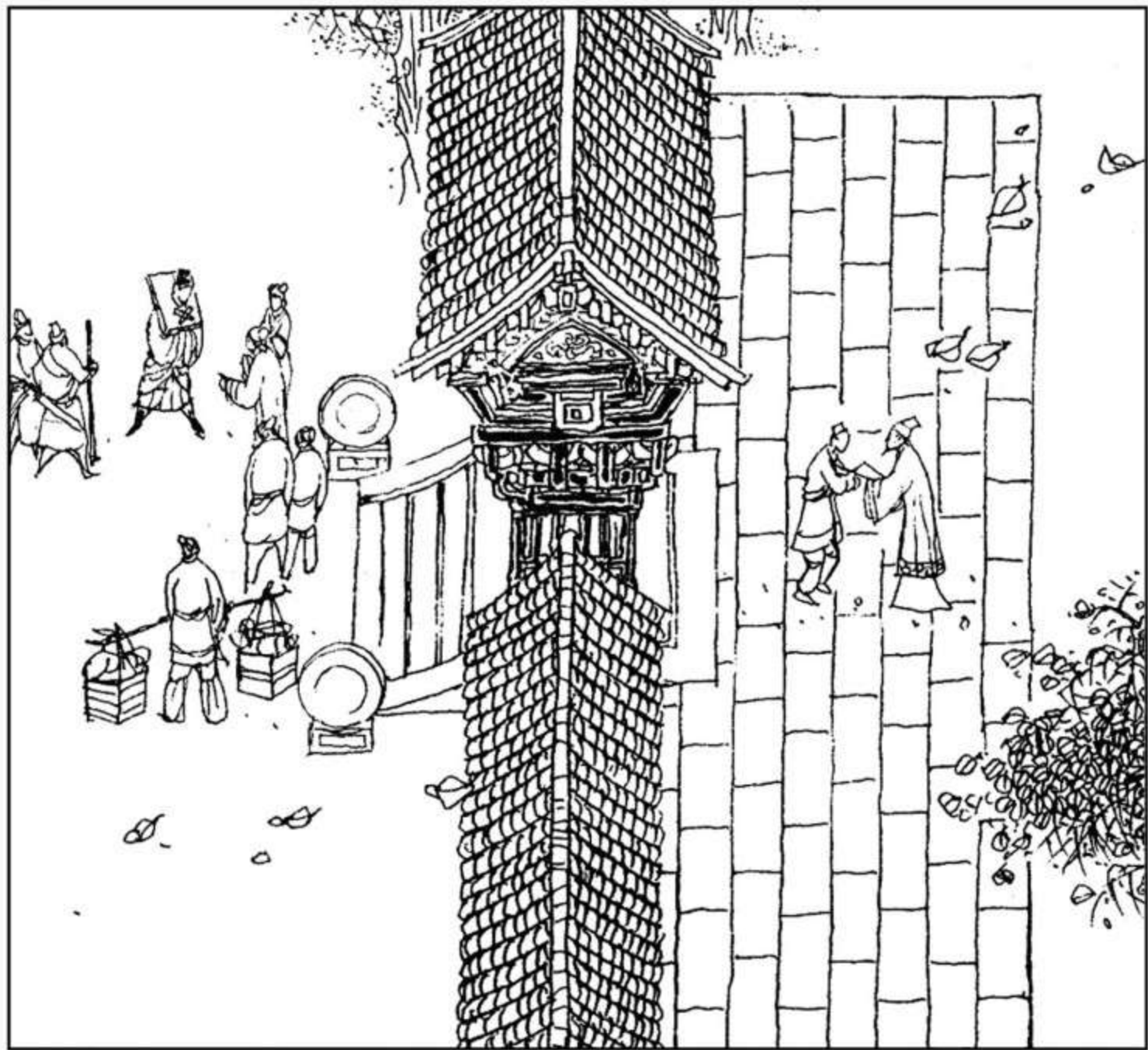
杜人人说：「儿啊，你岂不知王子犯法，与民同罪。你怎么骂起皇上来？皇上念你父亲是功臣，已经从轻发落，你死中得活，还敢狂悖吗？好在大名府总兵有你父亲去信，自然会照顾你的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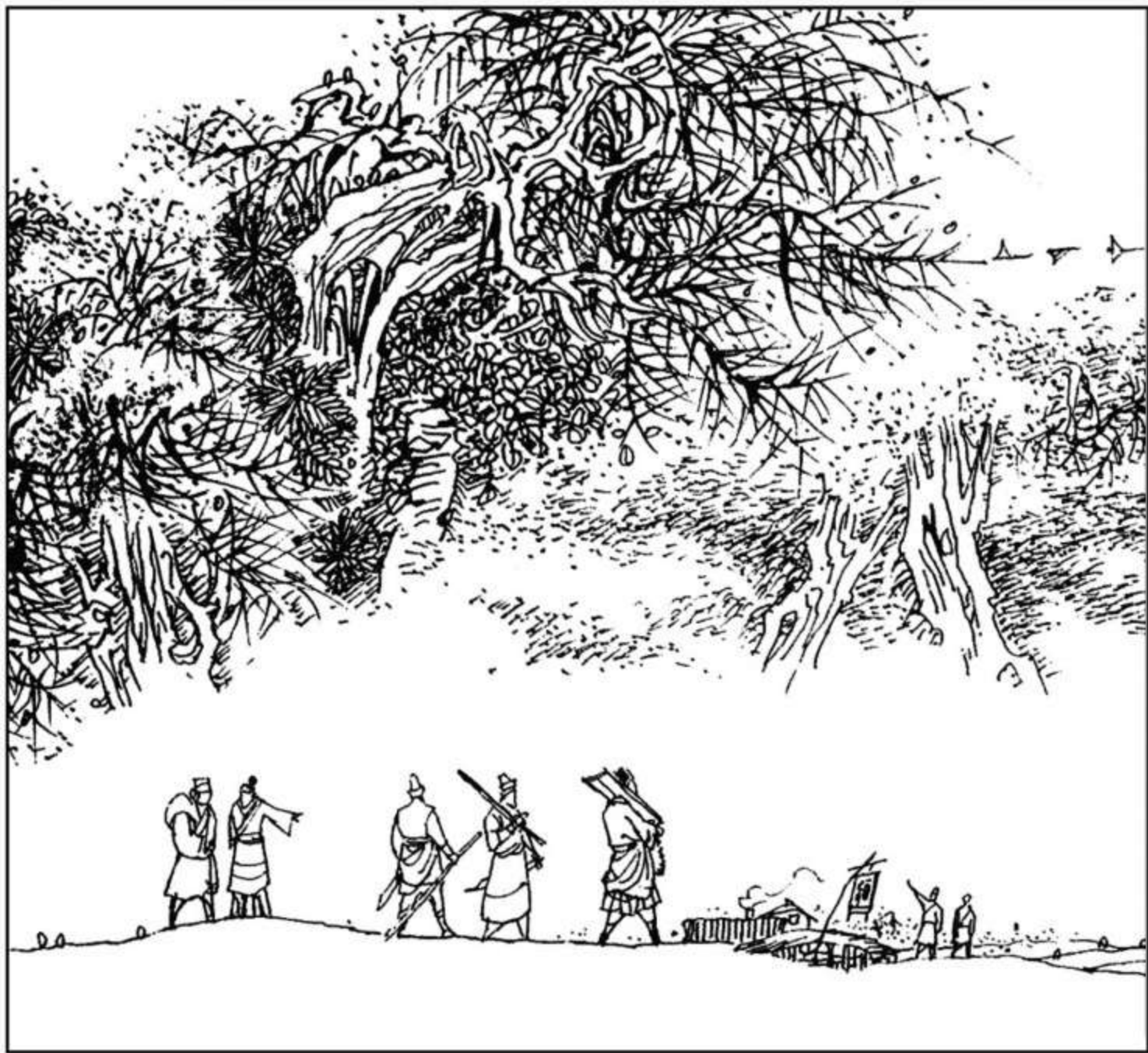
一家人正在说话，家丁进来禀道：「开封府起了批文，拨来两名长解，已在外厅，伺候公子起行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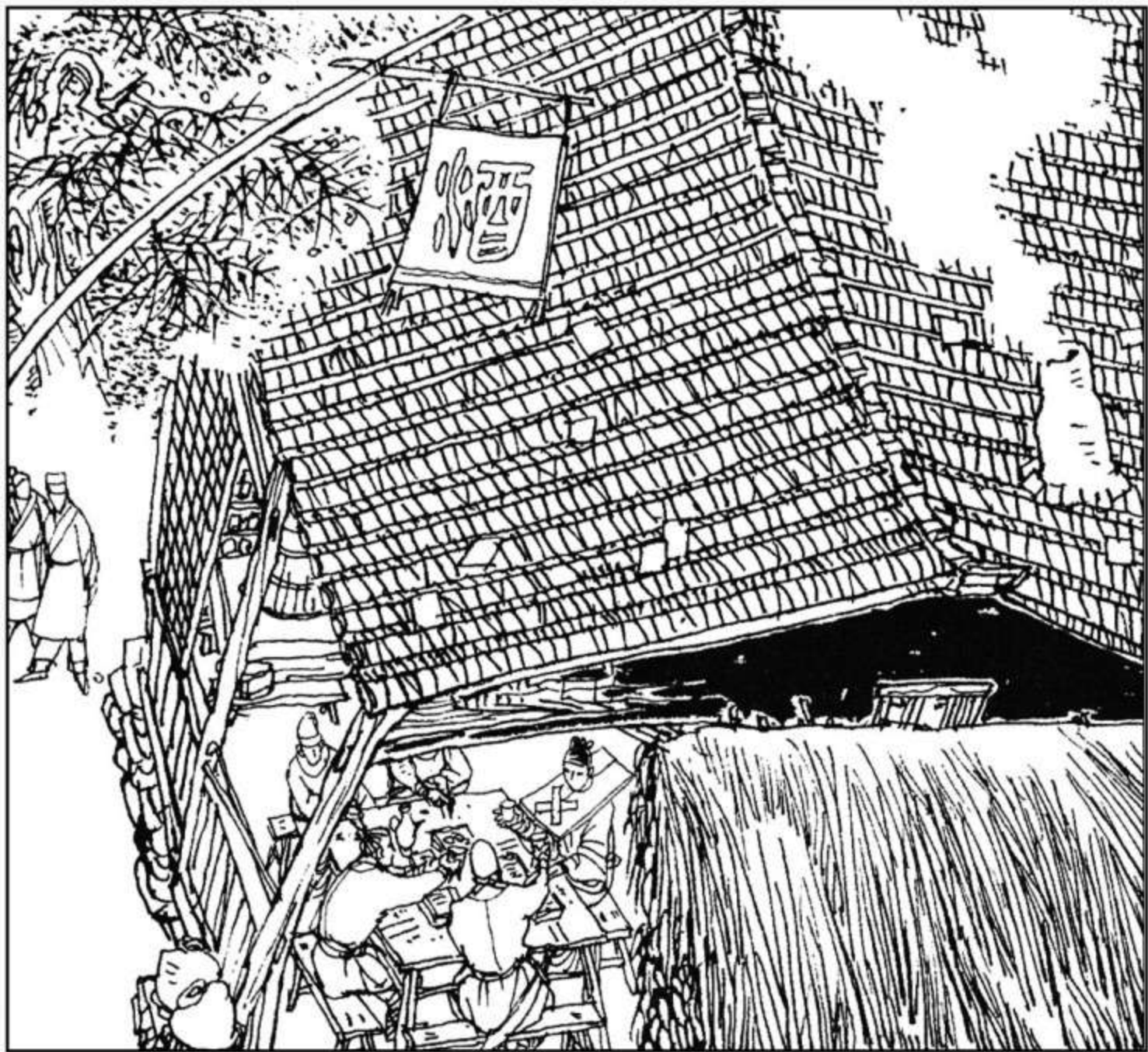
弘殷立刻命收拾行李，写了信，差两个管家跟随服侍。匡胤无奈，拜辞父母兄弟，别了妻子。杜夫人又叮嘱：「此去不可如在家一般由着自己的性子，千万收敛，使我无虑。」匡胤大大咧咧地说：「请母亲一百个放心！」



匡胤帶了两名管家随同解差正出城来，两个好友已在那里等候。张光远说：「听说大哥遭遣，小弟不胜抱歉，此事原系俺弟兄三个同做，弄出事来单教你一人前去受罪。弟等无法可施，只得借前面酒店钱行三杯。」



匡胤道：「愚兄鲁莽，与二位贤弟何干，既承破费，自当领情。」遂让管家在外等候，与解差同上酒店，五个人喝了一



出酒店时，罗彦威说：「兄长不幸发配，大名比不得汴梁，人生地不熟，千万少惹事为嘱！」匡胤笑道：「兄弟怎么这般婆婆妈妈？男儿到处一样，我此去没人惹我便罢，倘有人犯我，管教他全家头痛。」两边拱手而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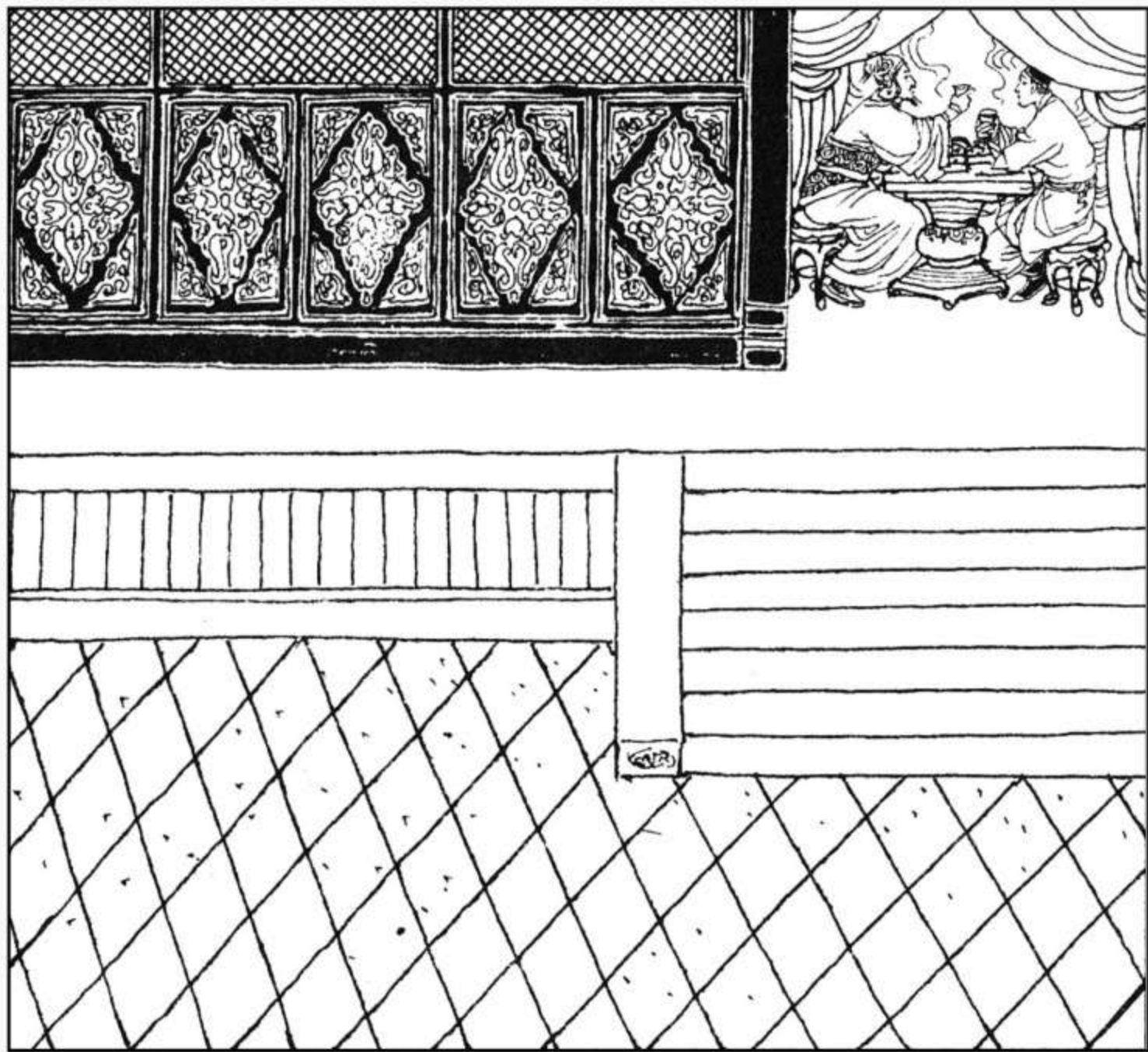
五人到了大名府，寻一客店安歇。匡胤差两个管家，先到总兵府投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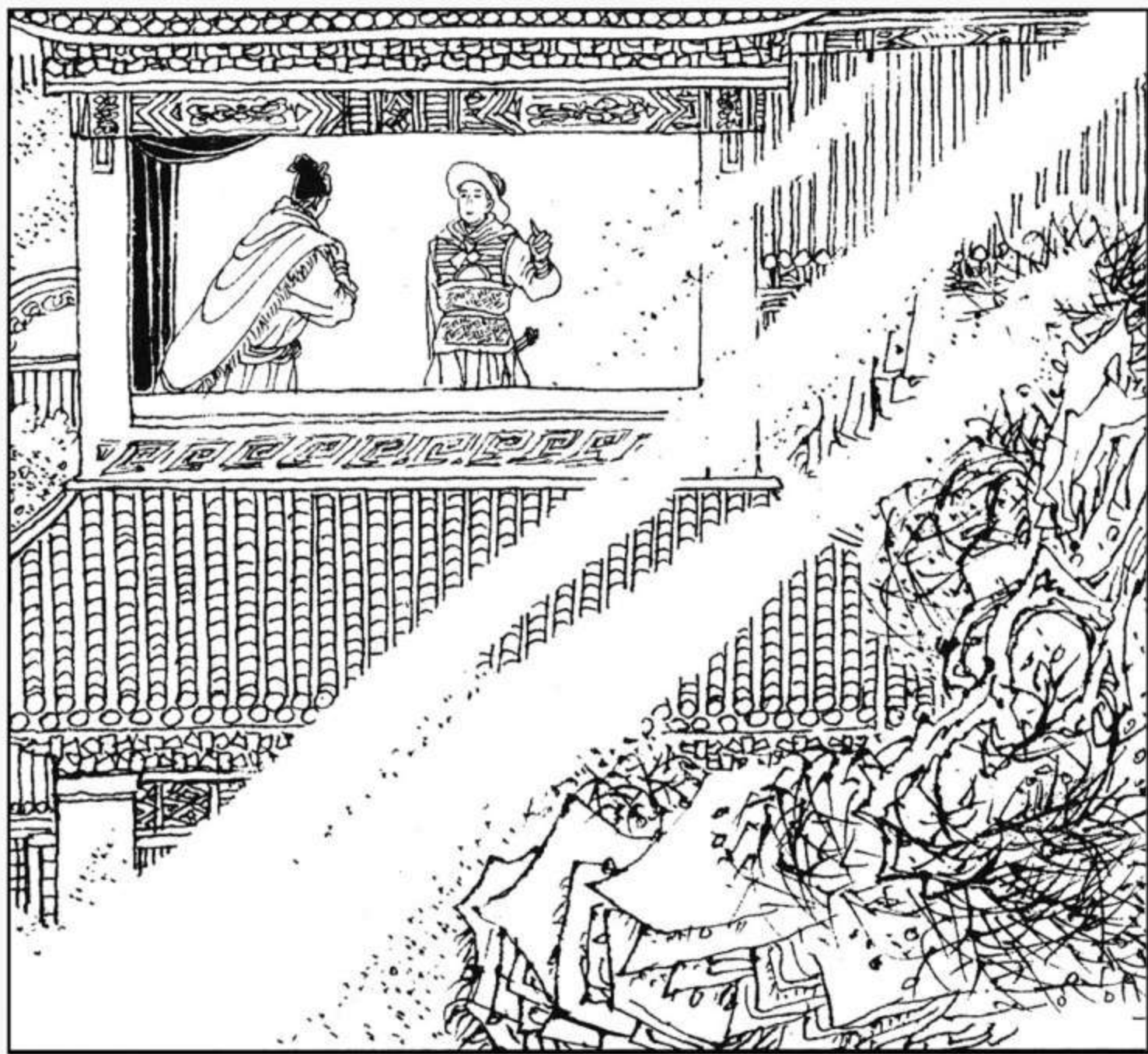
总兵姓窦名溶，接着赵弘殷的信，心想：『我早听说赵匡胤是个闯祸精，今日充军到此，本该使他服苦役，但年伯来信托我照顾，我只好来一个国法尽其虚名，私情行其实效了。』他当即写请帖差家将同管家往客店去请匡胤。



总兵摆席接风，对匡胤说：「年兄放心，名叫充军，不会要你当火头兵的。我已拨了一所清静公馆，请老弟安居，仍让两位管家服侍，另派四名兵丁轮班承值。日常供应，都在我这里支付。」匡胤称谢。总兵打发解差回京复命。



匡胤住进公馆，美酒美食，俨然成了总兵的贵宾。过了些时，到了隆冬天气。这一日他觉得烦闷，叫轮值的兵丁问道：「你们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去处？」兵丁说：「名胜古迹不少，但冬天无趣，有一好地方，公子跟我来。」



这兵丁在街上说：「前面是个妓院，有一妓女，名叫韩素梅，着实标致。但她与众不同，一是卖嘴不卖身，二是官商巨贾，她不肯结纳，独有英雄好汉，才愿相见，鸨儿也只得由她。所以小的敢请公子去会会。」



进了妓院，鸨儿迎进中堂，叫丫鬟进去报知素梅：「有东京赵公子在汴梁跑马闹事，发配本府，受总兵大人招待；今日慕名来访，问她见还是不见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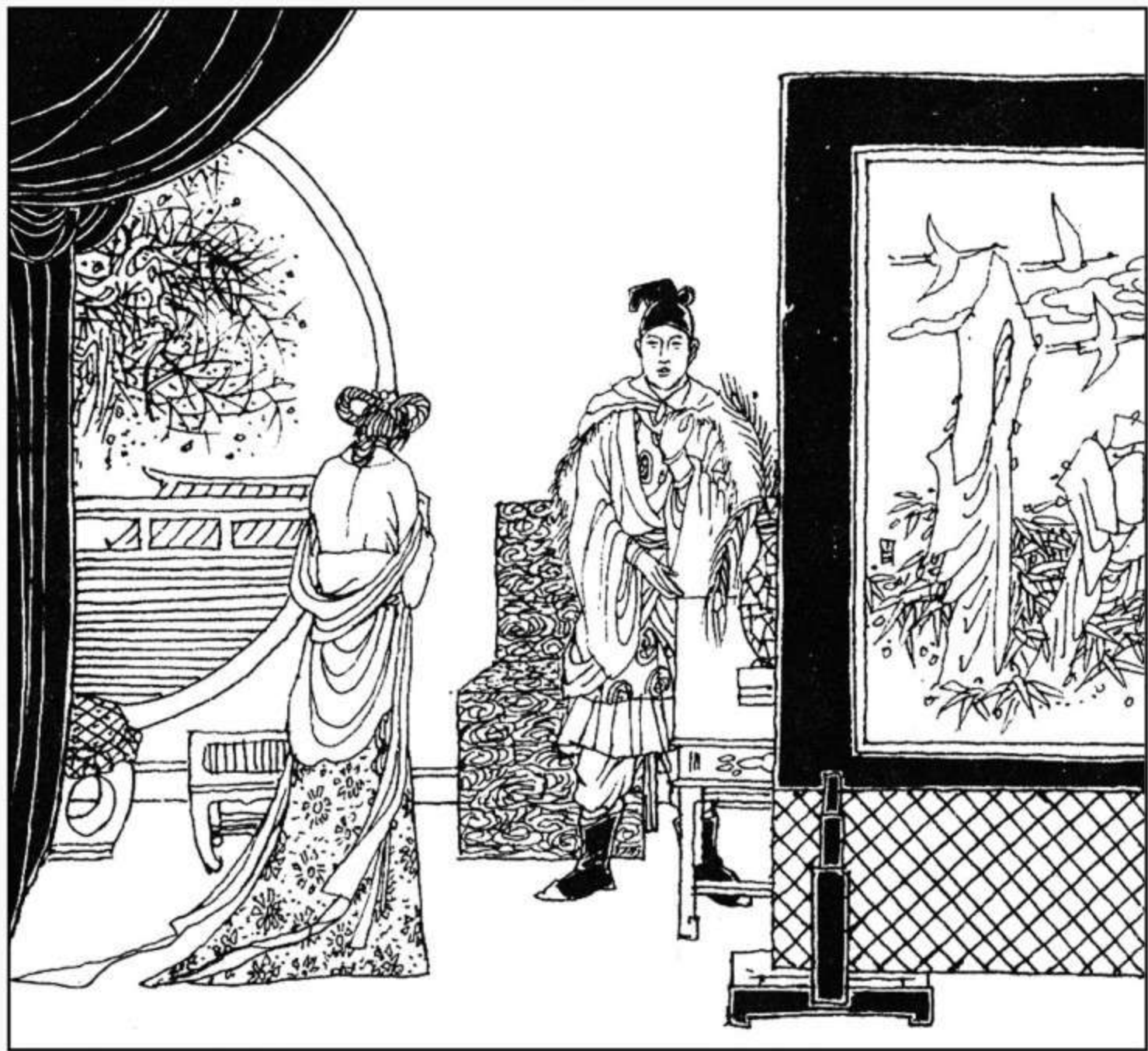


赞。

丫鬟去不多时，扶出一位佳人来。匡胤一看，心里暗暗称



韩素梅低声说：「侍儿相报，贵客临门，敢问上姓尊名，贵乡何处？」匡胤道：「俺乃东京赵匡胤，是打飞拳的太岁，治好汉的都头，听说美人在大名府大有名，特来拜访。承蒙不拒，幸甚幸甚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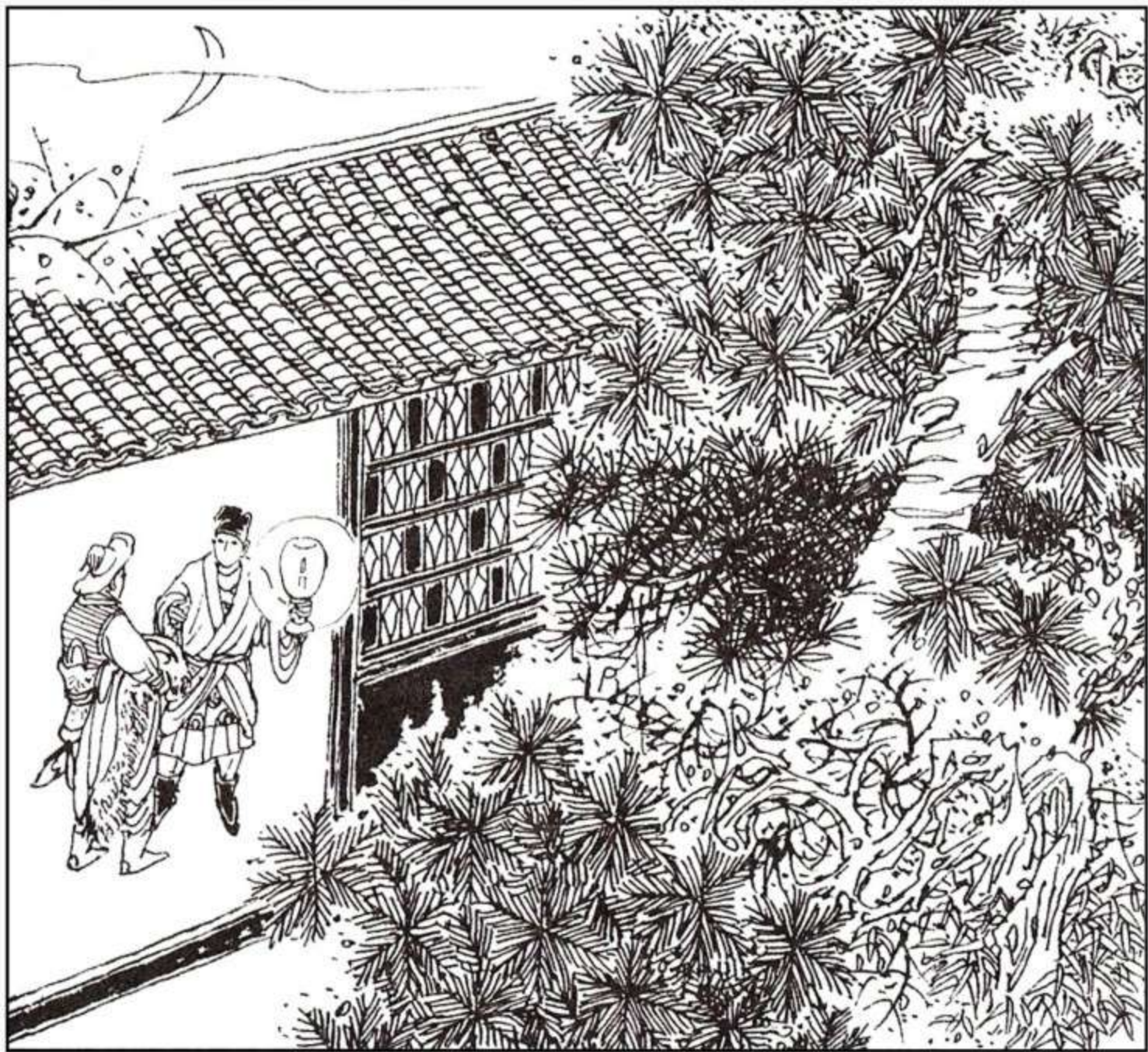
她这才跪拜道：「公子英名，早已传到此间，今日得见，韩素梅三生之幸！」匡胤连忙扶起，鸛儿早摆出酒来。



二人对坐饮酒谈心。大出鸚兒意料，这位只肯白天茶酒相待，从未在夜里接客的韩素梅今天竟自己羞答答的对这位红脸客人说：「君既光临，若不嫌低贱，愿屈居一宿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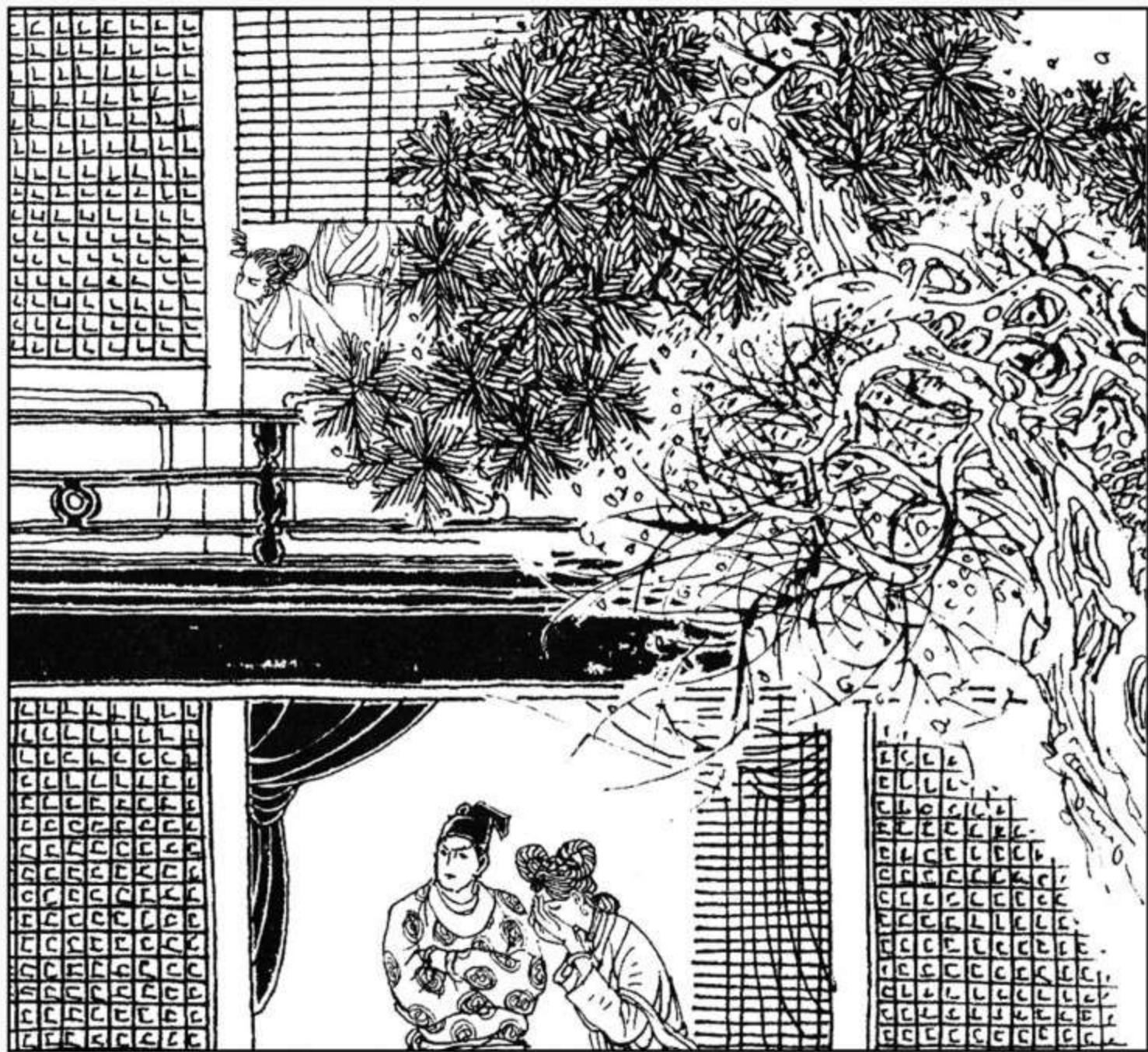
匡胤道：「美人有意，我岂无情？」遂吩咐兵丁：「你先回去，明日早来伺候。」兵丁道：「公子在此过夜无妨，但不要闯祸，怕总兵老爷得知，带累小的受责。」匡胤挥手说：「俺在此度个良宵，哪会闯祸？不必多言。」



次日早晨，素梅匡胤剛在梳洗，丫鬟慌慌張張進來報道：「姑娘，不好了！那瞪眼爺又闖上門來了！」素梅一听，吓得浑身哆嗦，手足无措。



匡胤忙問：『什麼瞪眼爺，來此何事，美人听了，為何這等害怕？』素梅道：『这人姓韩名通，人称韩瞪眼，是大名府第一个恶棍，自恃力大无穷，精通拳棒，横行无忌。几次要我陪他过夜被拒，此来必无善意！』



匡胤大叫道：「气杀我也！这个韩瞪眼竟胆敢如此霸道？今日遇着俺赵匡胤，须叫他走着进来，爬着出去！」他叫丫鬟把桌子搬开去，将什物家具尽行收拾过了。



剩下两把交椅，拉素梅并肩坐下，已听得外面一片叫喊声：「你们这些小贱货都躲到哪里去了？贞女韩素梅怎的不出来迎接二爷？」素梅立起身来，要往内走，匡胤一把扯住道：「不要怕他！有俺在。」



韩通走进房来，果然身高一丈，膀阔三停，一貌堂堂，满脸杀气；见素梅与匡胤对他佯装不睬，开口大骂：「小娘子，你往常自恃姿色，百般做作，不肯陪我睡觉，还当你要造贞节牌坊，怎么不甘守寡，与这红头鹅缠上了？」



素梅未及开言，匡胤早大喝一声：「死囚！你家的祖宗在此，如何还敢张牙舞爪？」韩通的眉毛眼睛都竖了起来，回骂道：「你是哪里来的囚徒，这等猖狂？通个名来，待俺动手。」



匡胤说：「俺说出大名来，你休逃跑。我乃东京赵匡胤便是。」韩通道：「赵匡胤，没听说过。你乳臭未干，胎毛未脱，有多大本领，敢来俺大名府逞能，不要走，吃我一拳。」话音未落，劈面打来。



匡胤见他来势汹汹，侧身闪过，出手还了一拳，韩通也躲过了。两个顿时扑扑地一齐跳出房来。



到了天井里，各自拉开架子，展开一场恶斗。



正打得难解难分，屋内飞出一个笤帚把来，打在韩通脚拐上；匡胤见他立身不住，乘势抢上去，使一个披脚的式子，将韩通一扫，扫倒在地。



匡胤一把按住，提起拳头，擂鼓一般上下乱打。韩通大叫：「打得好！打得好！」匡胤边打边说：「你是要死，还是要活？要活，叫我三声祖爷爷，再叫素梅三声祖奶奶，我便饶你。若不叫，管教你去见阎王。」



韩通说：「红脸的，你且住手，我和你商量：俺们都是江湖上好汉，今日输给你也是胜败之常，若要在养汉的婆娘面前赔口，叫我日后怎好见人？这是万万不能的。」匡胤道：「你不叫吗？」又把拳头铺头盖脑一顿打。



打得韩通只好叫声：「祖爷爷！我与你有什么冤仇，把我这等毒打？」匡胤义喝道：「你这不是怕死的贼囚，怎么只叫我，快快叫了素梅，我就饶你狗命。」



韩通无奈，只得叫一声：「我的祖奶奶，我平日从不曾冒犯你，也算得成全你妓院守节的清名了。怎么今日袖手旁观，也太过忍心了吧，望你方便一声，解劝解劝这位红脸祖爷爷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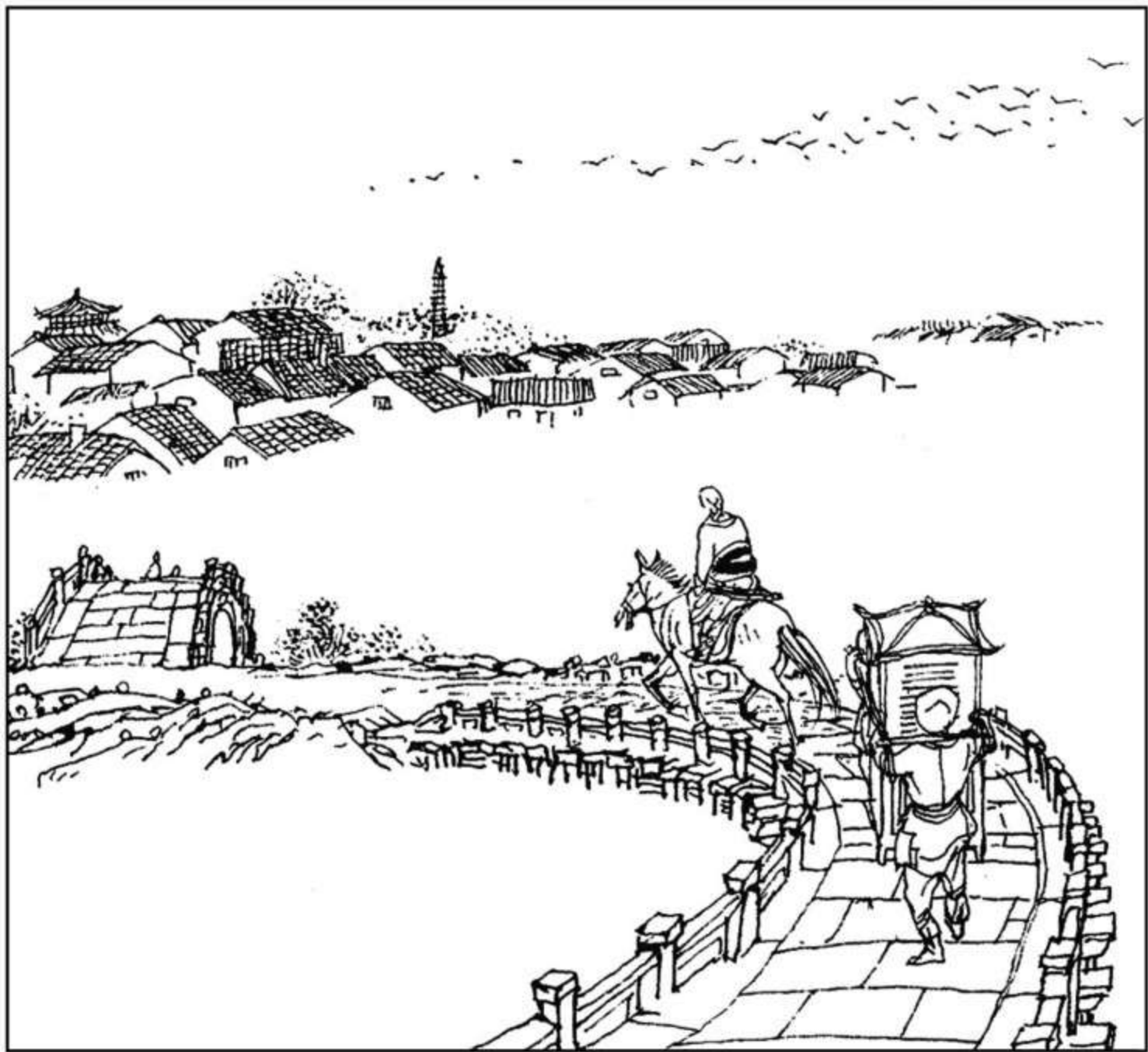
正这时，那两个交接班的兵丁进来，一看是韩通挨打，便叫道：「韩瞪眼，你自称打遍大名无敌手，怎么也有今日！遇着这位义士，便输了锐气？我们听见你叫粉头为祖奶奶，可不羞死？」回头又劝匡胤罢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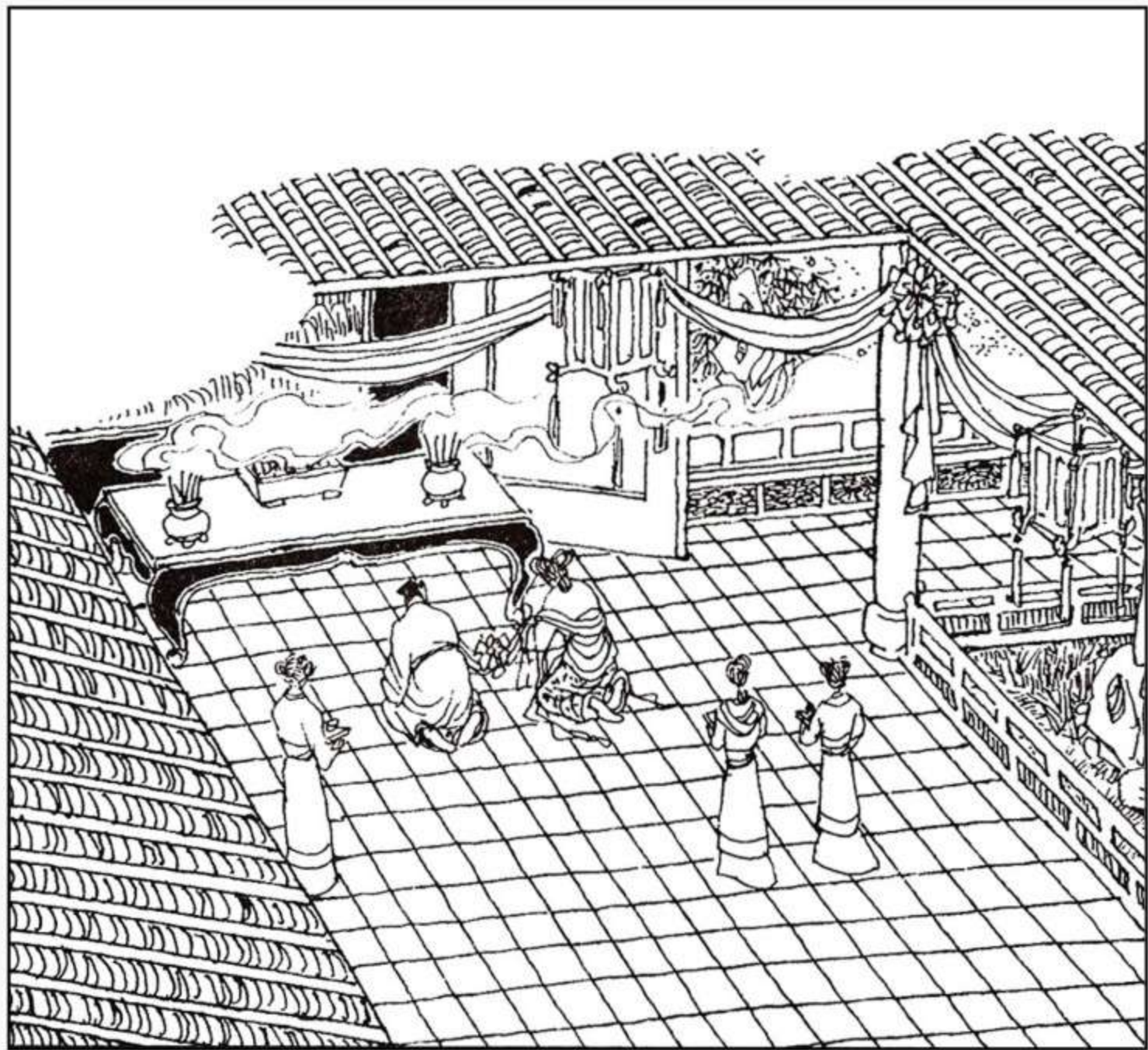
匡胤把手一松，韩通爬起来往外便走。匡胤道：「韩通，站住！我有话吩咐你：你快快离开大名，往别处存身便罢；倘还在这里耽搁，俺早晚要你的狗命，决不再饶！」



韩通嘴里答应着出院，心里暗想：「我遭了这番羞辱，此地没脸再住；且往别处重立山头，再学本领，报复此仇，也不为迟。」主意打定，离了大名府，直奔平阳镇，暂且按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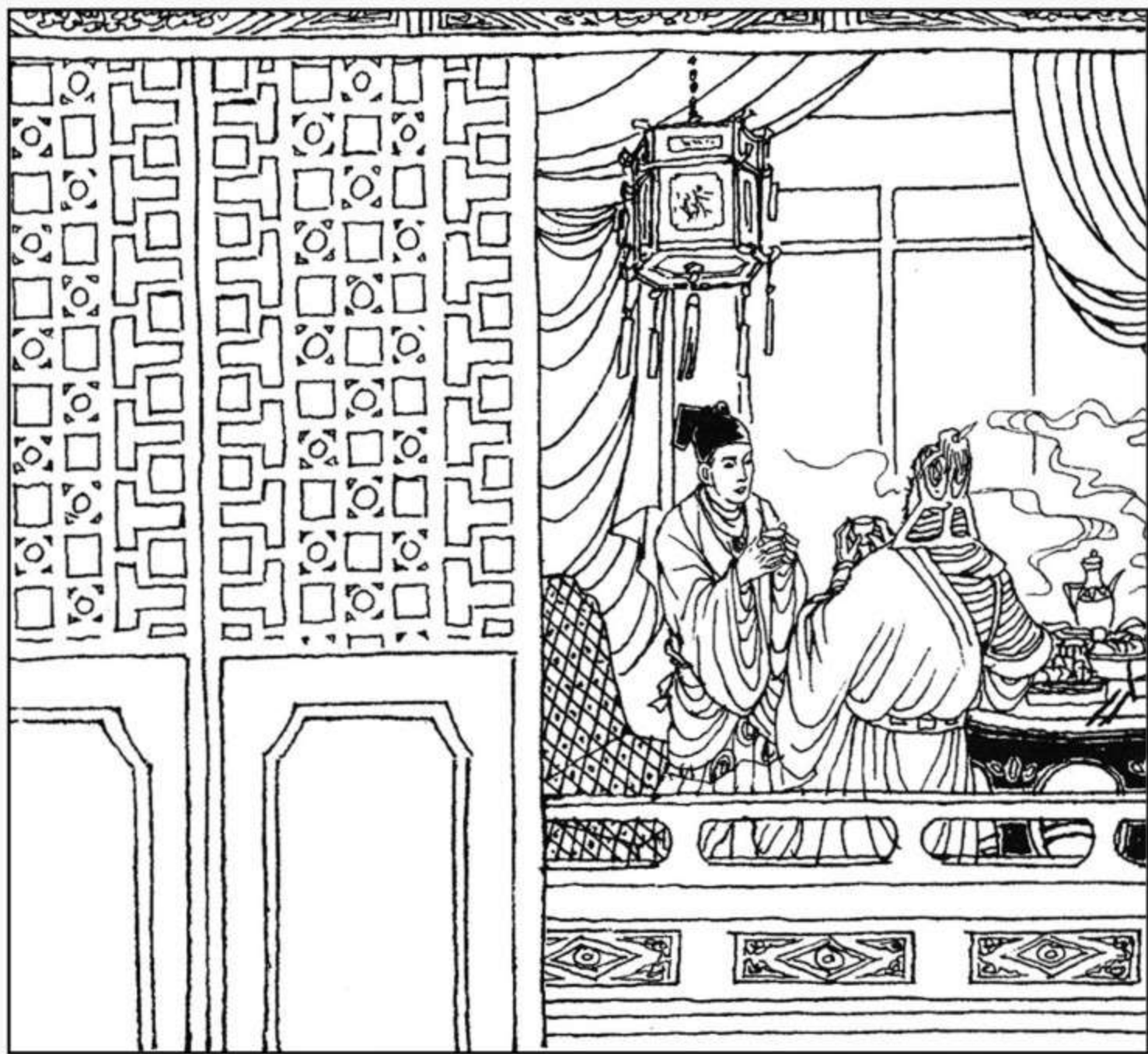
韩素梅她见匡胤本事高强，侠义心肠，愈加欢喜，露出与他永远结好之意；虽知他家中已有妻子，也甘愿做个偏房，匡胤欣然表示感激，订下永结百年的盟约，又在院中绸缪了一日。



次日回到公馆，两个管家说：「公子，愁煞我们了！听说你在妓院打人，倘被总兵知道，多少不便？幸亏值班的兵丁打听回来，说韩通带了老婆儿子逃到别处去了，我们才放心。」匡胤反嫌他们罗嗦，自此常与素梅来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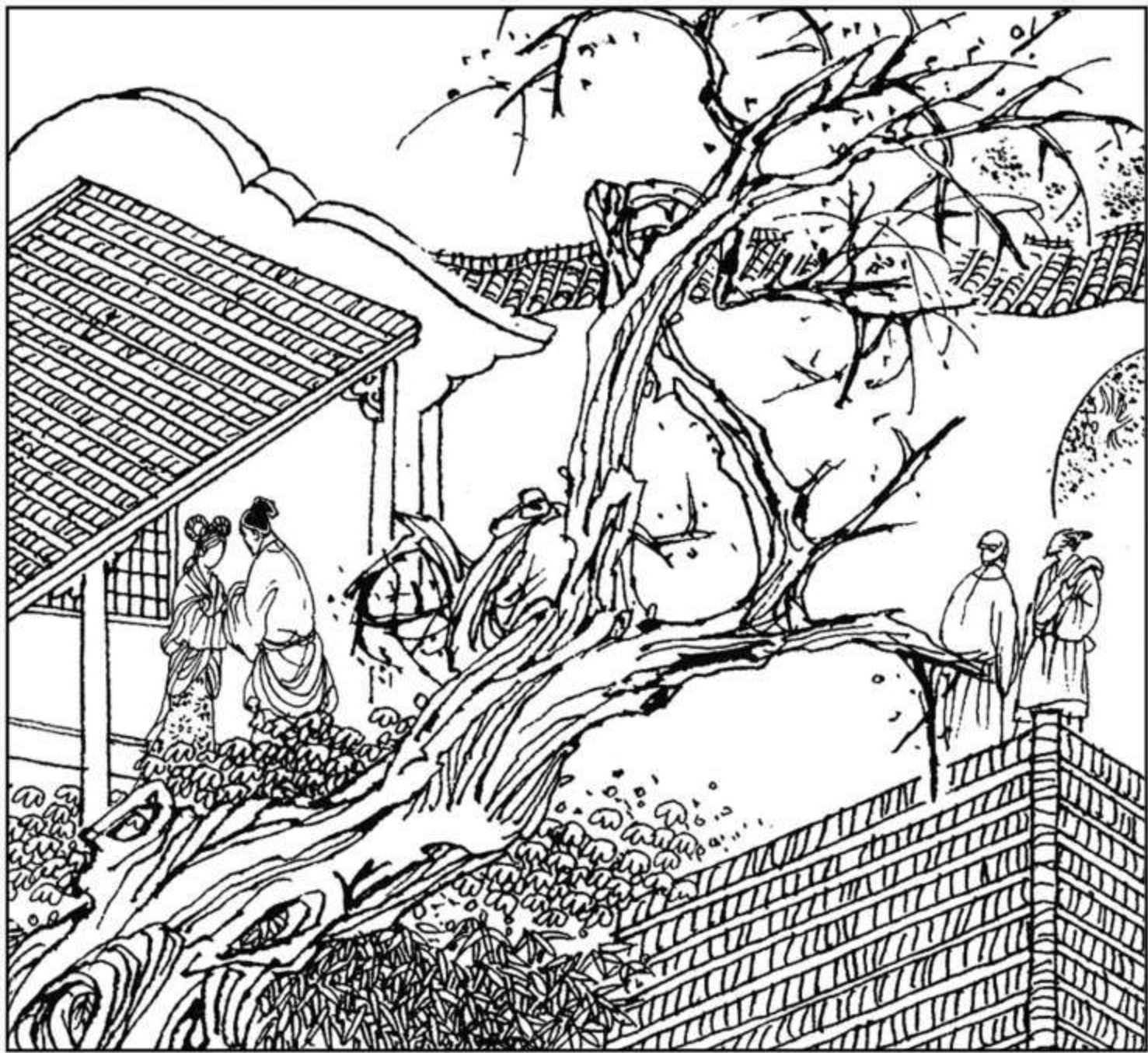
不觉过了二年有余，窦总兵心想：「赵公子在此，颇不老实，本帅提着干系；何必等他限满，不如给他一道批文，打发回东京去，完了我这番情面。」主意已定，吩咐旗牌去请匡胤，一面备酒席饯行。



匡胤吃过钱行酒，谢了总兵二年多来对他的关照，收下充军限满的文凭、外加路费四十两，拜别窦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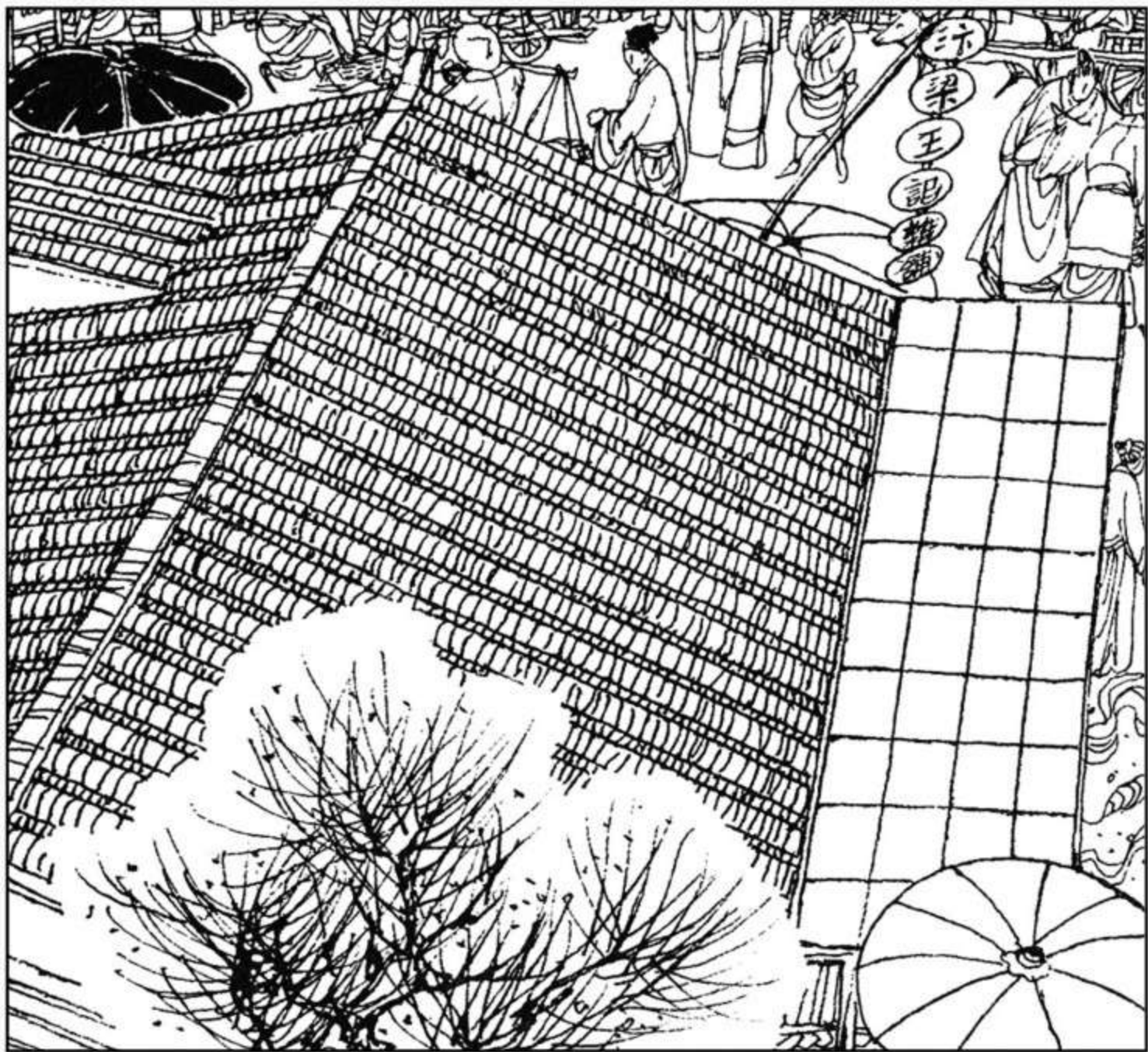
回公馆收拾行装后，他带了两个管家，到妓院来与韩素梅告别。素梅依依不舍，匡胤安慰道：「俺回到汴梁，得便就来接你去见我父母、兄弟、妻子，决不忘记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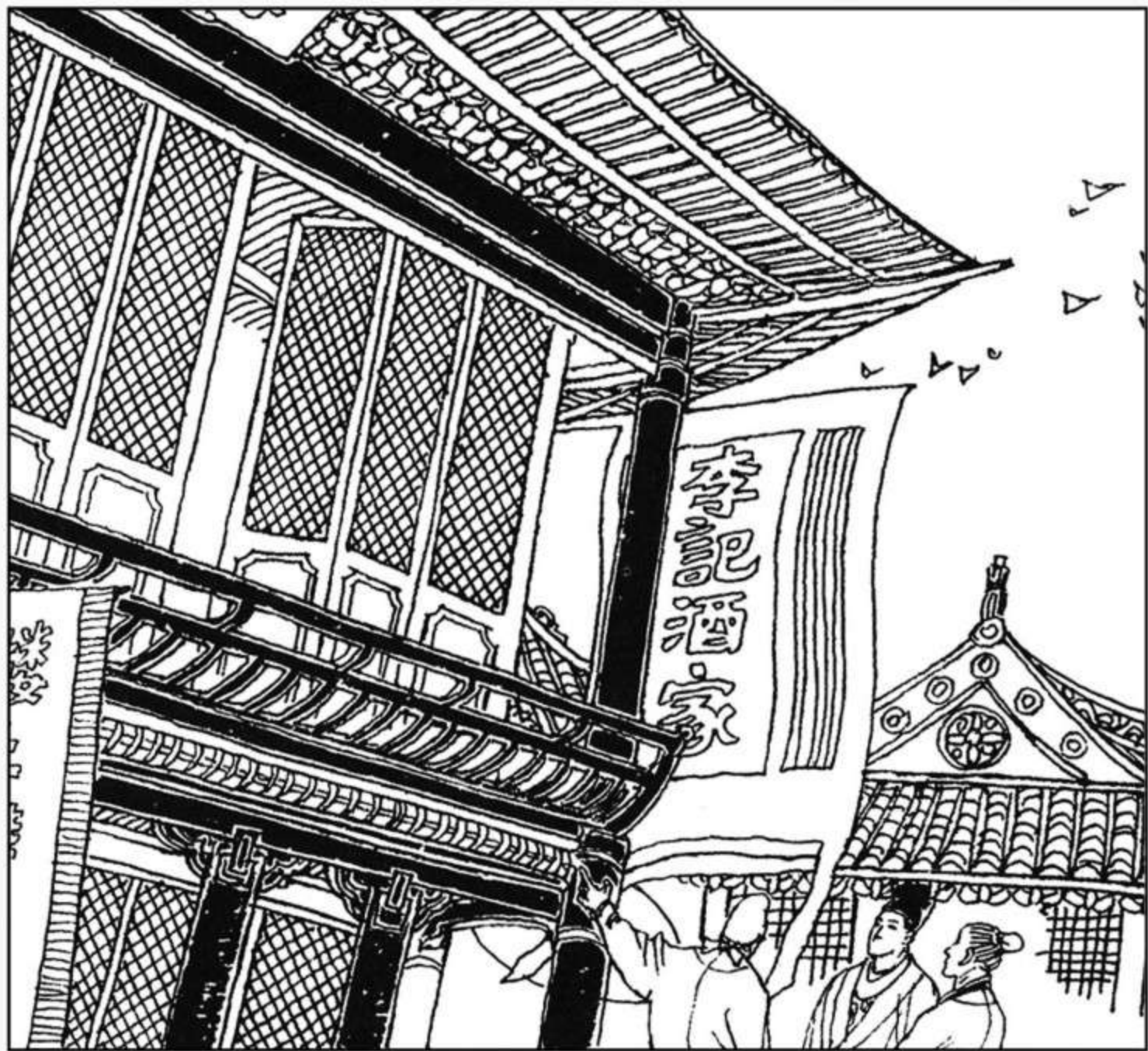
素梅哽哽咽咽，备酒饯行，匡胤略饮几杯领情。素梅送别时泣不成声，望断秋水。她到什么时候、在哪里才与匡胤重逢，后文自然会有极妙的交代。



匡胤离了大名，朝行夜宿，这一日走进汴梁城，在十字路口，听过往行人看见他窃窃私议。一个说：「瞧，赵闯子回来了，只怕地方上又要不安宁！」一个道：「士隔三日，当刮目相待，他年纪大了些，也许老练稳重了。」



他听了暗笑，忽然遇见张光远、罗彦威二人，彼此大喜，邀到酒楼接风。匡胤打发两个管家带行李回家报信，自己藏好文凭书信，跟二人直上酒楼。



酒逢知己干杯少，三人饮了半日，匡胤问道：「我离京将近三年，不知朝政何如？」张光远说：「不提也罢，提起来叫人生气。南唐李后主送来一班女乐，一十八口，内中有两个花魁，一名无价宝，一名掌上珠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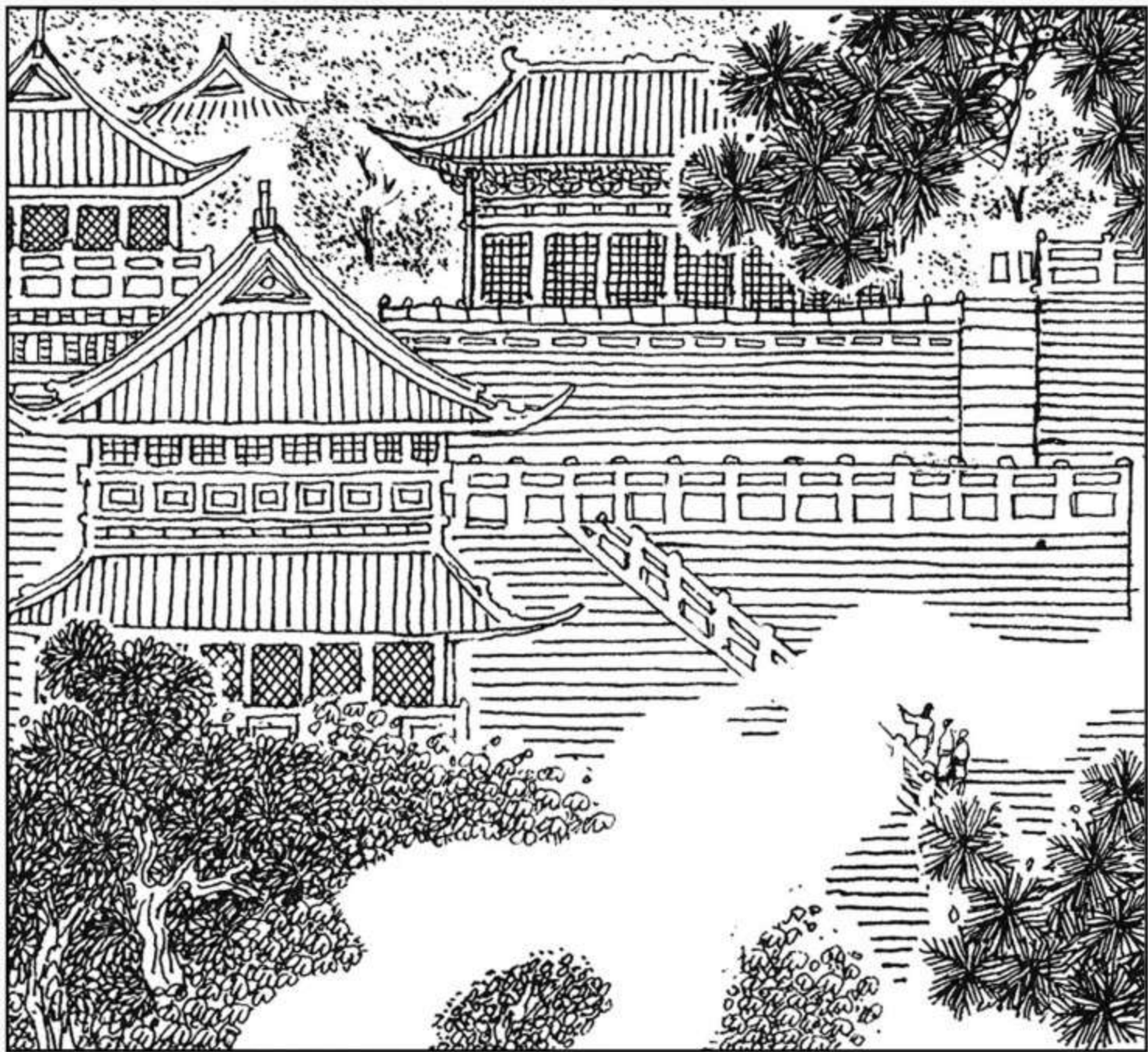
罗彦威接口说：「这两个把幼主刘承祐迷上了。他大兴土木，造一大院，名为御勾栏，外建园亭，内设楼阁。这女乐住在院内，皇上时常率领大臣贵戚，到那里狂欢作乐，朝纲不理，国势日非，我看江山不久必属别人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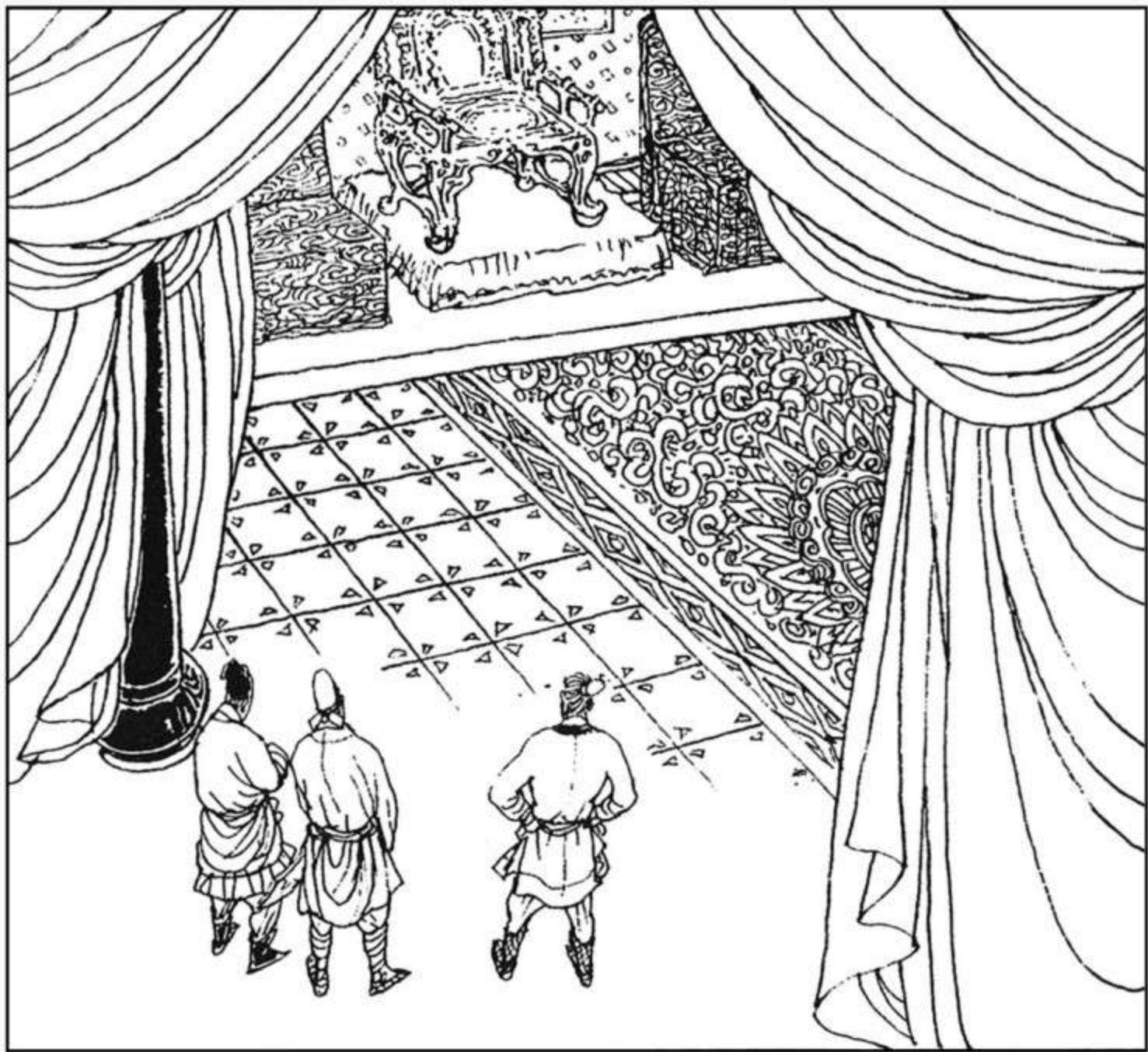
匡胤问道：「这御勾栏，倒是个新花样，许不许平民观看？」张光远说：「为了表示与民同乐，不禁出入，任凭游览。」匡胤道：「既然可以进去，趁天色尚早，二位贤弟同我去观看一番好吗？」罗彦威便付了酒账，一齐下楼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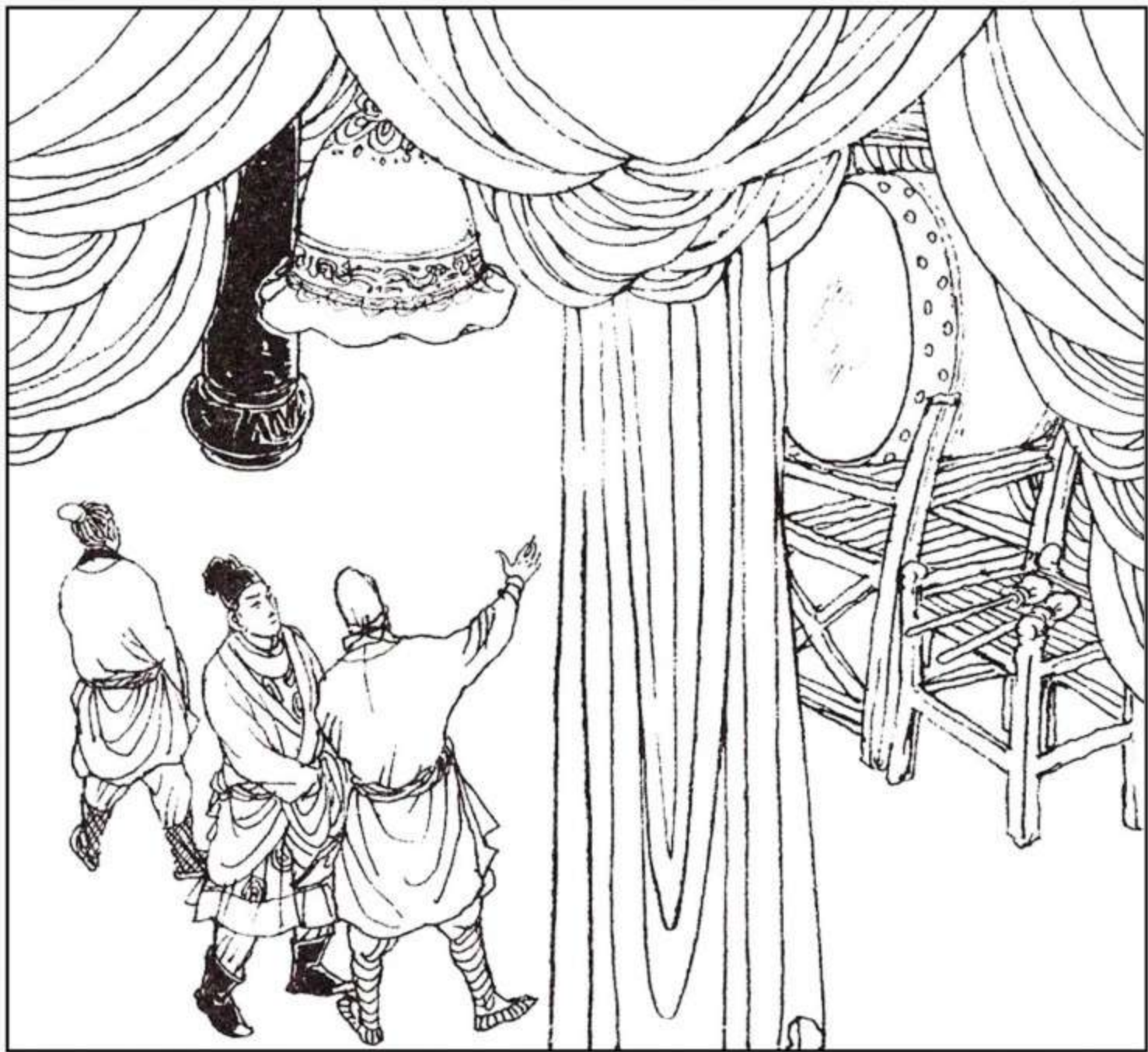
三人都带了八九分酒意，兴冲冲走进御勾栏。匡胤看了，连声称赞：「好好好，文采灿烂，造得精工，人应该住这样的好房子！不知那座高楼叫什么名儿？」光远道：「这叫玩花楼，楼后有楼，就住着那班金陵来的雌头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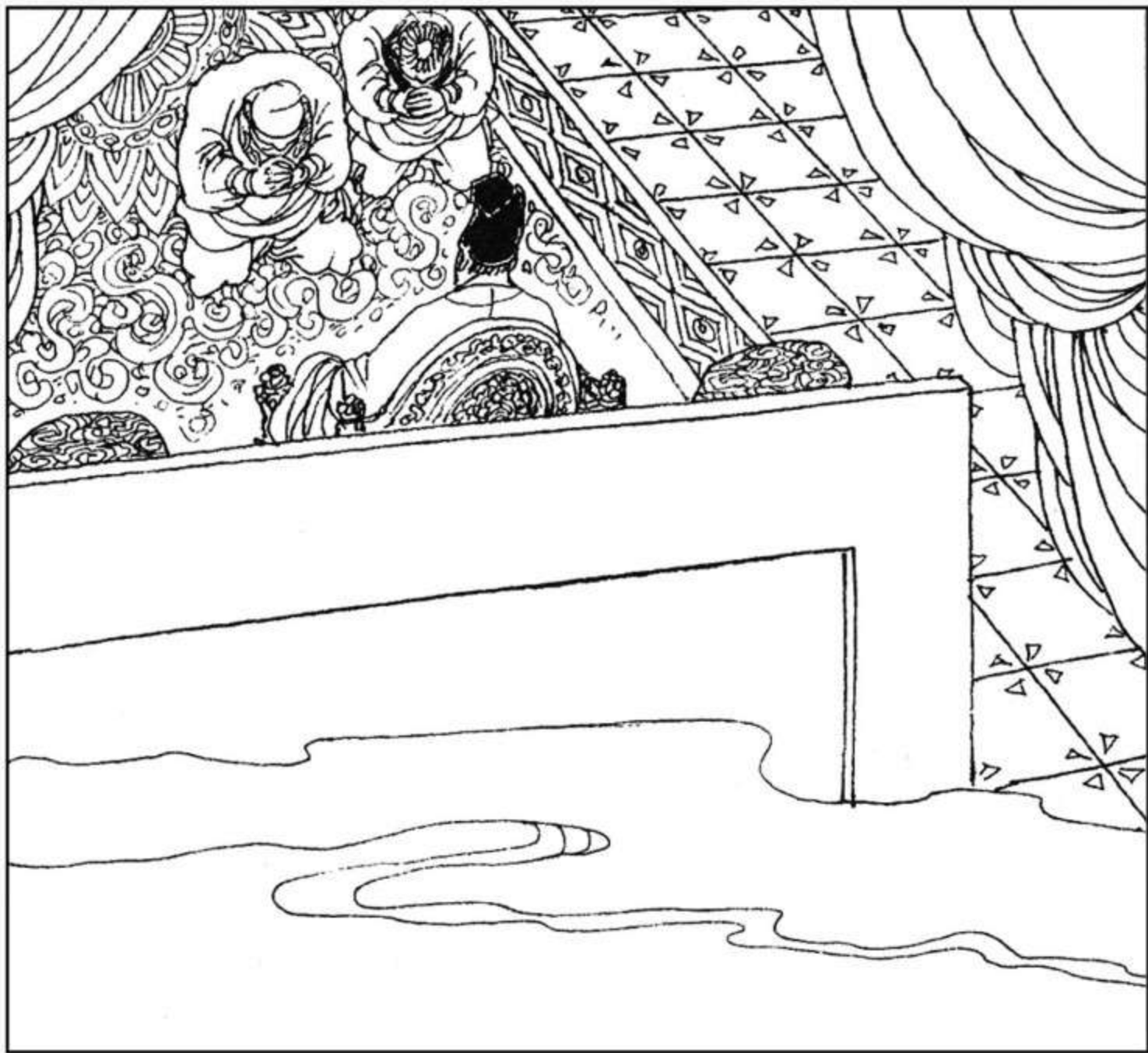
三人走上玩花楼，见正中设一张闹龙交椅，两旁放着两个绣墩。匡胤问：「这是什么人坐的？」彦威说：「中间的龙椅是皇上坐的，两旁绣墩，是苏皇后与国丈苏逢吉坐的。」



匡胤朝两廊一看，又问：「要那钟鼓何用？」光远说：「东廊挂的是龙凤鼓，西廊吊的是景阳钟。因皇帝不时驾临，恐那班女乐一时不知，设下这钟鼓，敲动起来，使她们听了好上楼侍候，有的唱，有的跳，才好玩哩。」



匡胤说：「有趣有趣，我们何不鉴赏一回？」张贤弟你去撞钟。罗贤弟，你去擂鼓。待我在龙椅上扮一下假皇帝儿坐坐，看看这些女乐来也不来？」张罗二人醉意盎然，一声「领旨」分头走向廊下。



一个使劲撞钟，一个下力击鼓，闹了一会儿。



二人回到绣墩上做定，钟鸣鼓响，早已惊动了管院太监，慌忙向后楼女吆喝传呼：『万岁驾到，众女乐快些上玩花楼！』女乐哪敢怠慢，有的拿了箏箫弦僻，有的执着象板弯箏，一齐吹吹唱唱，走上楼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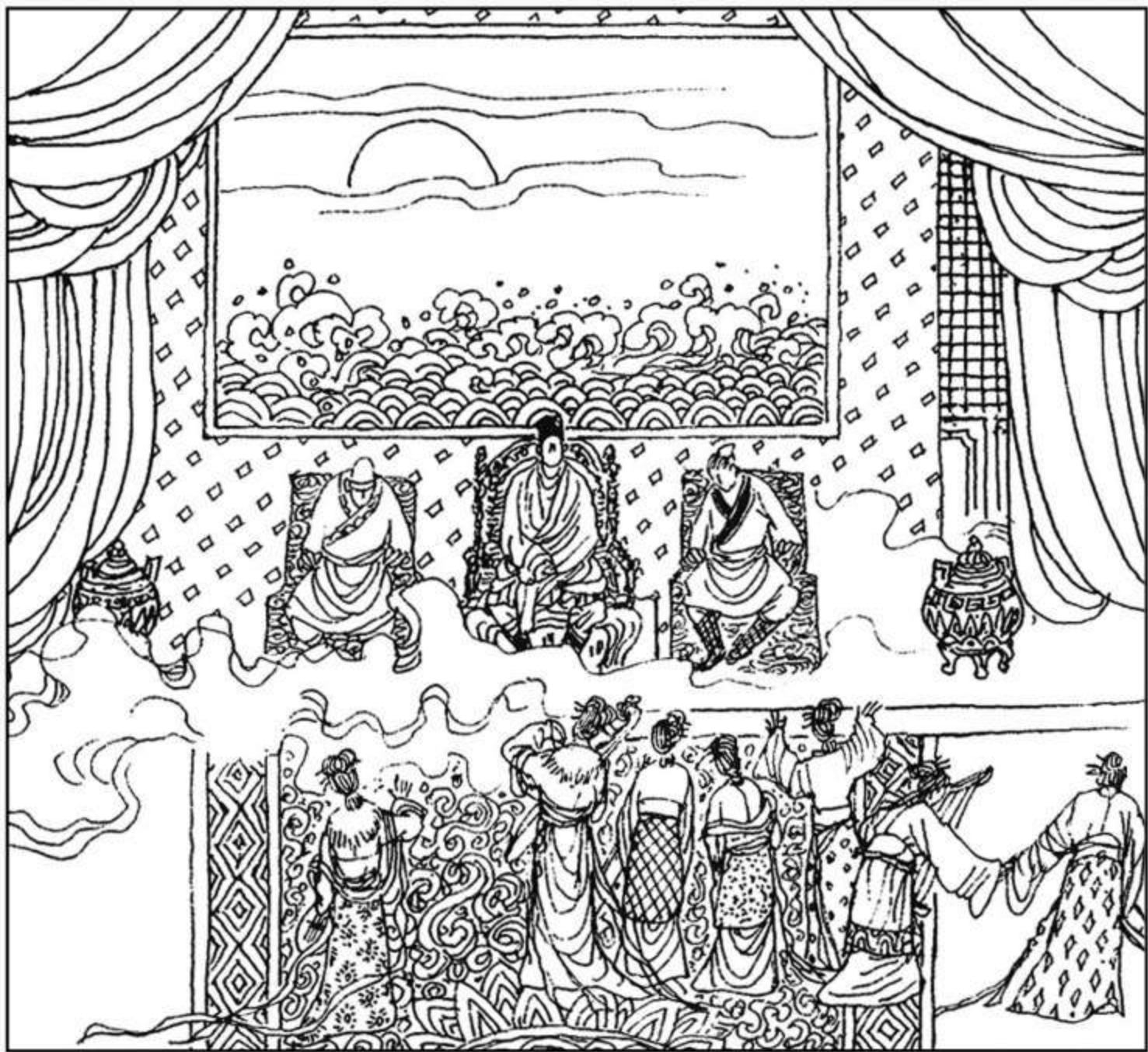
，
无价宝和掌上珠各带八个女乐，花枝招展，分班低头见驾，
俯伏口称：『女乐们接驾来迟，望万岁恕罪。』



张罗二人，酒意醒了一半，心里不免惊慌，觉得此事风险太大，急朝匡胤丢了几个眼色，要他见机收场，免闯大祸。匡胤正在兴头上，那肯动身，听女乐齐呼万岁，不禁拿腔拿调：「众美人平身。」



女乐们谢恩站起身来，往龙椅上斜眼一看，大吃一惊，纷纷往后倒退。这龙椅上坐的哪里是皇帝？原来是个红脸后生，再看两边绣墩上，何曾是苏娘娘、苏国丈？坐的是一对二十上下的青年。



无价宝先骂道：「哪里来的无知狂徒，擅坐龙位，假扮天子，来戏弄我们？真是胆大包天，目无国法了？」掌上珠叫道：「军士们何在？楼上有贼，快来拿下！」



匡胤大怒，喝道：「你们不来歌唱舞蹈，讨俺欢心，反来放肆辱骂，哪里容得！」站起身来，照无价宝脸上一拳，打了个倒栽葱，痛得满地乱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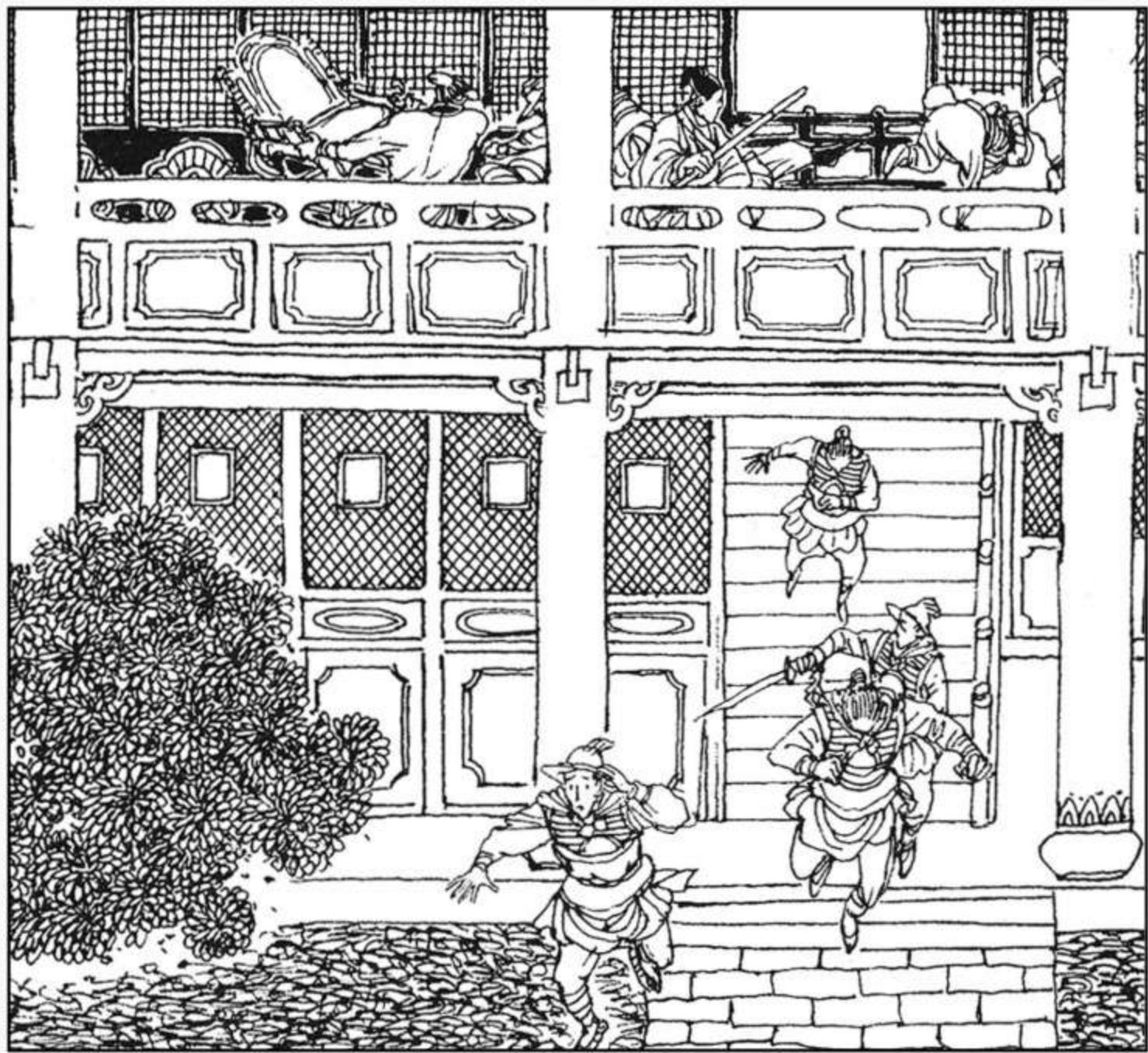
掌上珠喊声：「不好了，醉汉行凶打人了！」匡胤赶过去
只一脚，把她踢下楼去，跌得半死。



下面太监听得清楚，慌忙带领二十多名虎贲军，各执武器绳索，奔上楼来，把匡胤等三人围在中间。匡胤举眼四望，捉一空，飞起右脚把一个执短棍的军士踢翻，顺手夺了短棍，抡开乱打。



张光远拔号三大刀，使劲帮扶。罗彦威没有武器，忙把那龙椅擎在手中。三个人直打得二十多名虎贵军头破血流，直往楼下逃命。



张光远道：「大哥，让我们得胜收兵吧，若再迟延，他们报知五城兵马司，领禁军前来，那时寡不敌众，你我就不能脱身了。」匡胤说：「他们不来便罢，倘若来时，俺索性大闹一场，显显本领！」说罢当先下楼。



三个人往外打出去，把院子两边的奇花异草，乱打一气，真打得落花流水。等到虎贲军通知五城兵马司，周凯点齐弓箭手，飞奔前来，匡胤等三人已先一步闯出勾栏院，各自回家了。



周凱到來不見鬧院的三位，與掌院太監商議多時，都不敢說醉漢攪亂、行凶，只說是當天下了一陣冰雹，打壞了御勾栏的花卉。彼此商定，連夜進宮啟奏，這也是歷朝宦官權臣欺瞞塞責的慣技，不足為奇。



且说匡胤回家拜见父母道：「孩儿久离膝下，恕儿不孝之罪。今蒙宴总兵看在父亲金面上，预放还家，现有文凭与问安书信在此。」赵弘殷看毕，便将批文派家人送往开封府递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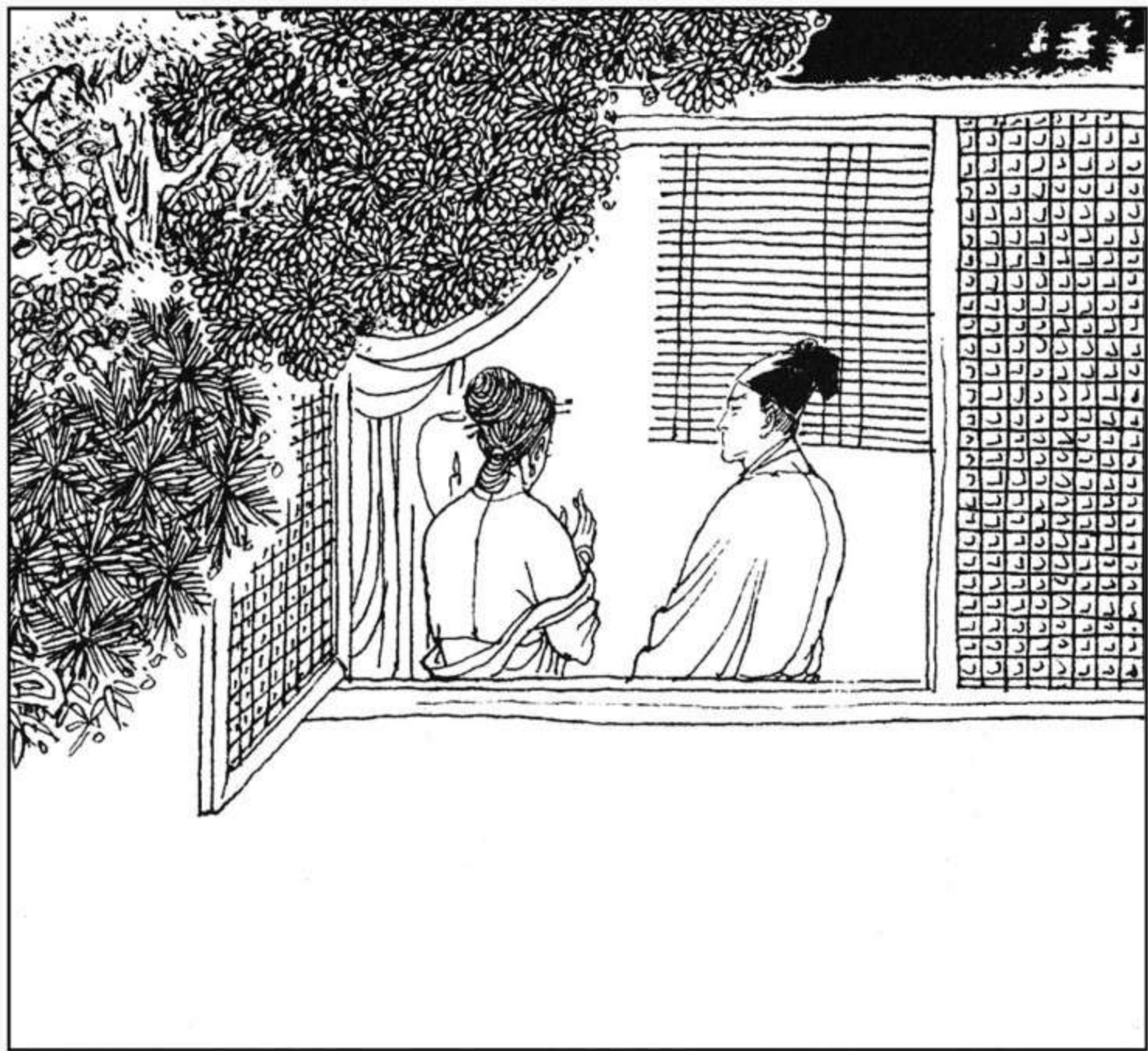
杜夫人道：「我儿，从今天起，你要改过自新，与父母争些光彩；切不可旧性不改，使老人担惊受怕。」匡胤正诺诺连声，忽见父亲说了声「我到书房去歇息」，站起身来，才举步，忽然呀一声，往后一闪，几乎跌倒。



匡义急忙扶住，弘殷一步一拐，攢紧眉尖，捱进书房去了。匡胤心里起疑，问道：「母亲，不知父亲患了什么病，如此不便？」杜夫人含糊答道：「他没有什么病。昨日上朝马失前蹄，跌一跤伤了腿足，谅必无防。」



匡胤到自己房中与妻子相见，问道：「两年来家里有什么大事没有？」贺金蝉说：「姥姥到关西去找大舅父杜里雄、二舅父杜二公了，别无变动。」匡胤又问：「我父亲从几时病起，行走如此不便？母亲似有顾虑，你可对我直说。」



贺金蝉说：「公公身体向来硬朗，何曾有病？只因南唐后主送来十八个女乐，皇上迷恋酒色，日费斗金，弄得民穷财尽。公公上本进谏，要他拆毁勾栏院，送还女乐，勤政爱民，不料皇上大怒，打了公公四十大棍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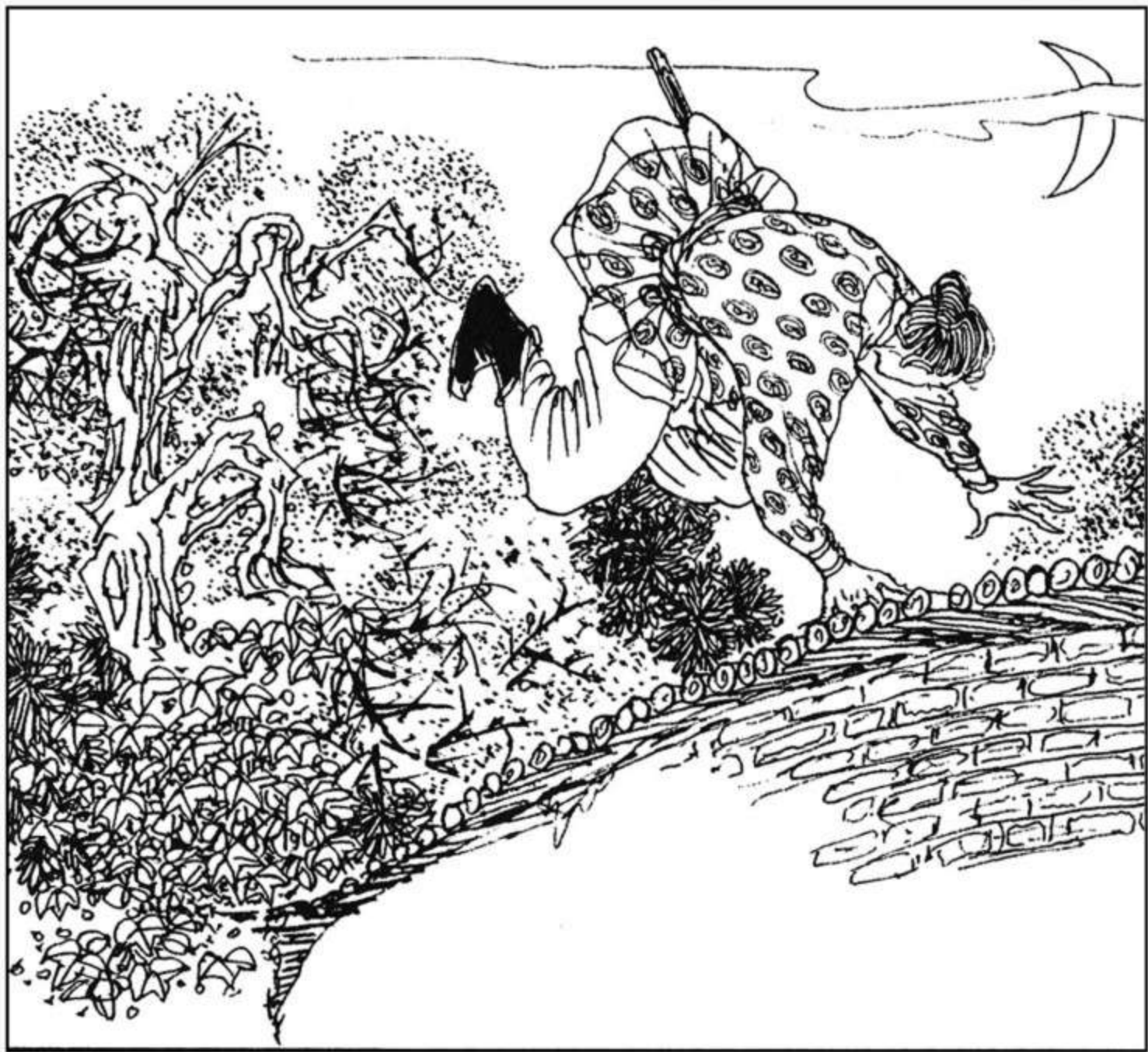
匡胤道：「原来如此！」暗忖：「早知父亲受了冤屈，我在玩花楼该把那班妖婢杀了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等夜深人静，再把勾栏院去一遭，倘撞着无道昏君，与这班女乐一齐了账，与我父亲出气。」主意已定，和衣上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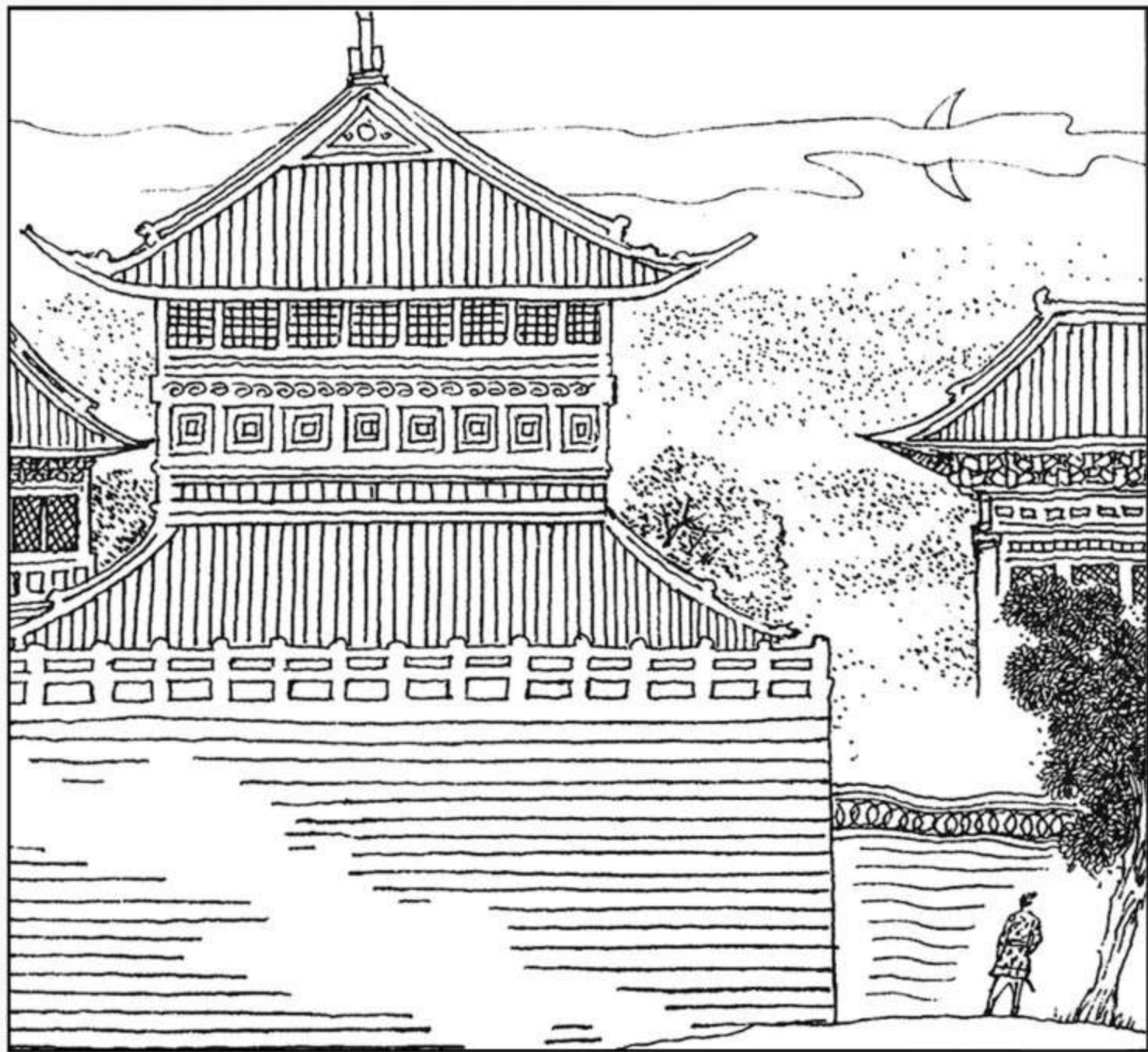
贺金蝉见丈夫睡了，还以为一路辛苦，不敢惊动；自己也便和衣入睡了。不过一会，匡胤轻轻下床，往壁上取了宝剑，挂在袍子里面。



他出了房门，从后园跳墙而走。



乘月色来到御勾栏，此时约莫二更天气，见重门紧闭，四顾寂然，他侧身往西望去，见一带红墙，不是很高，墙外树木参差不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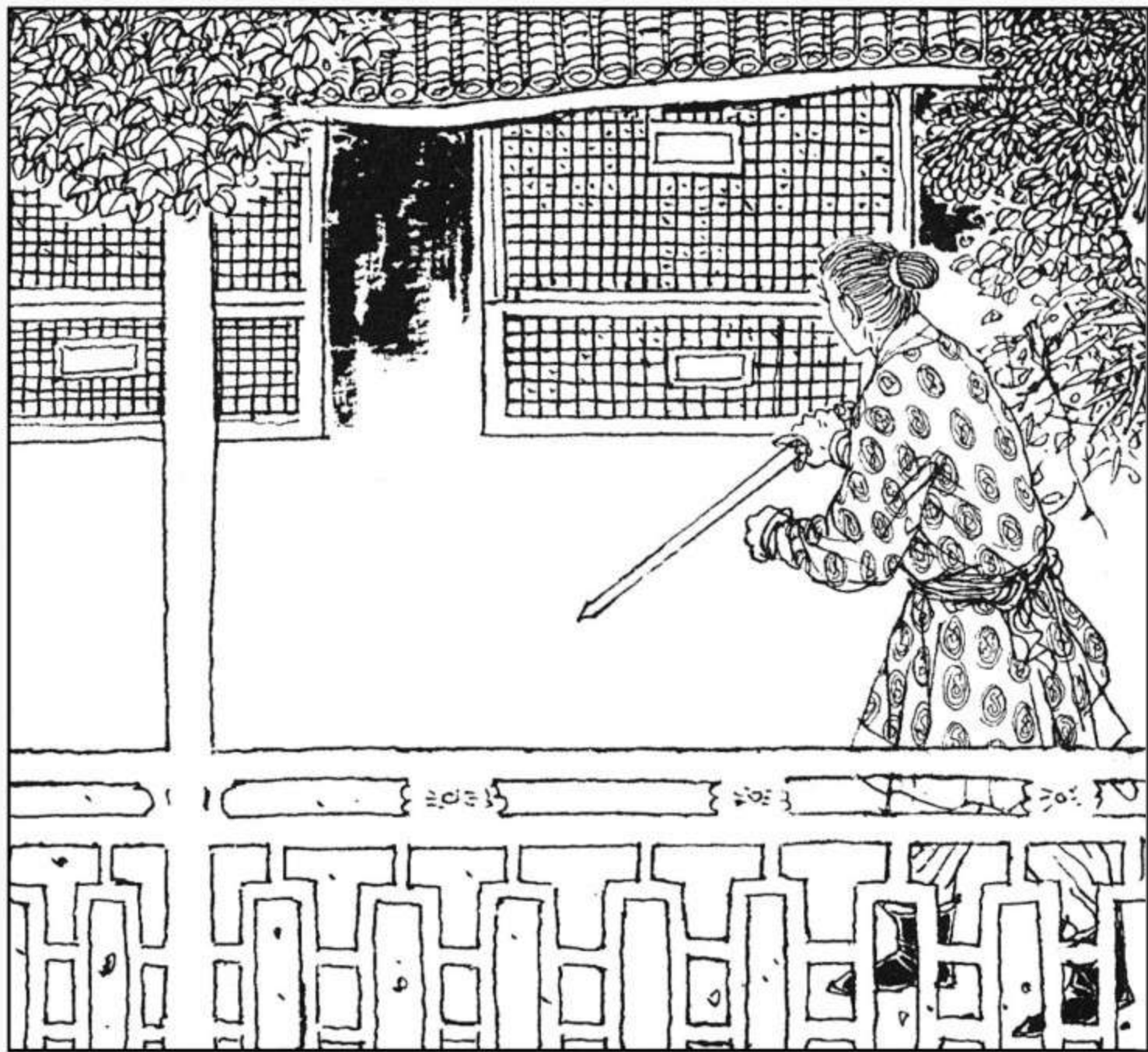
他就手攀树枝，溜上去，立在墙上，往内一看，是片空地



他跳下去往里逃走，又是一道仪门，却见两个小虎贲军，提灯出来巡夜。匡胤赶上几步，一剑一个，砍死在地。



挨门有一株大树，他溜上树，跳过仪门，往里走去；听两厢一带平房，都是虎贲军居住，统统关门闭户，鼾声如雷。他想：「这班军士，只得饶放过去，要不然恐怕误了杀女乐的工夫。」



他又跳过一重花墙，便是那座御花园了。月光照见残花满地，败叶零星；迈步趋前，到了玩花楼，见楼后连接一座高楼，听娇滴滴的说话声音，知道就是那一十八个女乐的卧房。



匡胤蹑足过去，见透出灯光，打从门缝里一看，女乐们正在那里谈论。无价宝说：『今日这三个醉汉，把我们打得这般光景，真可恨！偏偏五城兵马司又来迟一步，让他们逃走了，没名没姓，上哪里去捉他们？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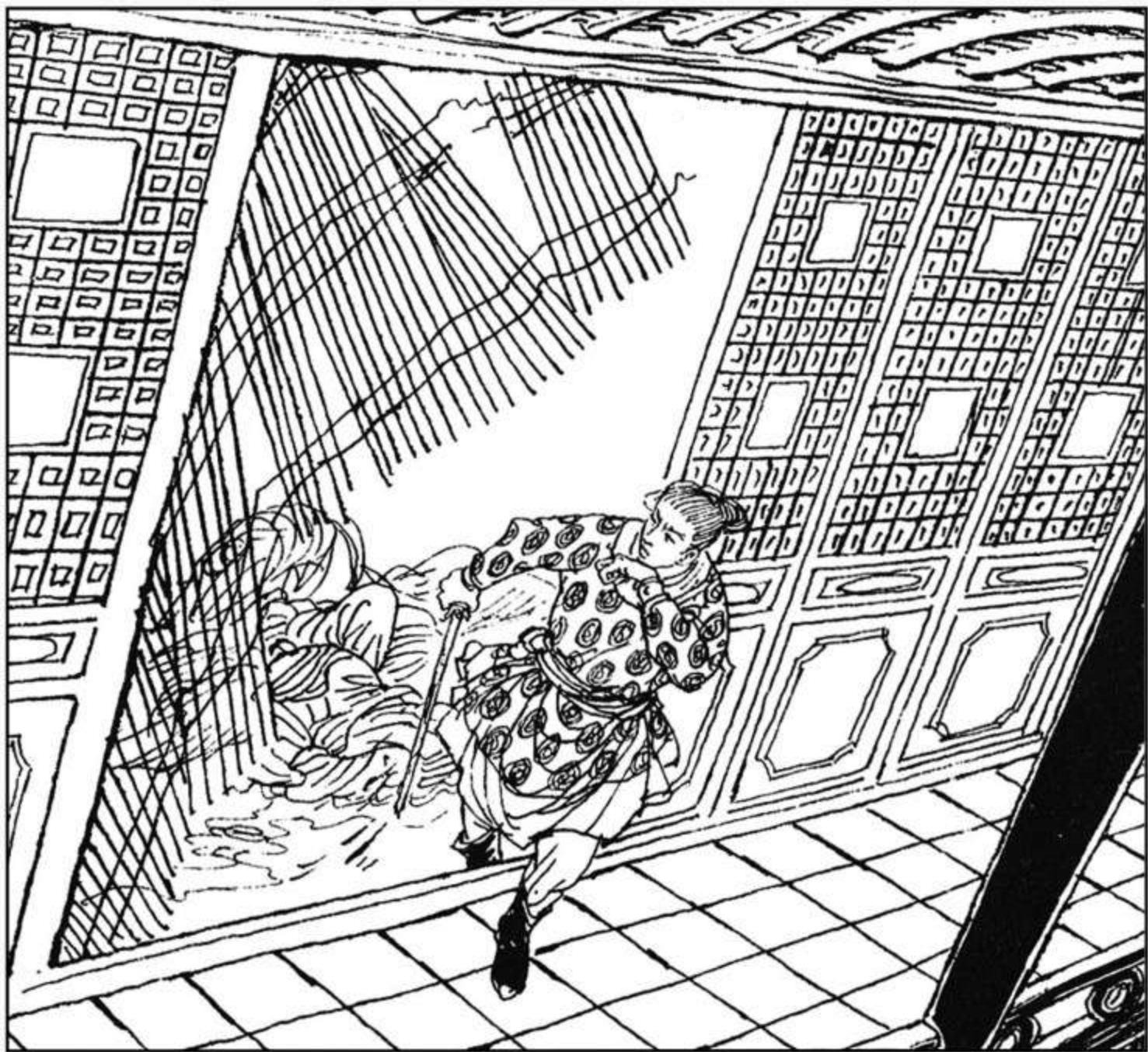
掌上珠说：「依我看，那扮皇帝的红脸后生，准是赵指挥的儿子。前日赵指挥上本要拆毁勾栏，将我们送还本国，皇上把他打了四十大棍，想必怀恨在心，叫儿子前来出气。我们只要在皇帝面前一说，管教他父子没命。」



听到这里，真是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匡胤喝一声：「好恶的坏女人，你们在这里算计我吗？」一脚踢开帘，往里就闯。众女乐吓得面如土色，一齐发抖，跪下求饶。



匡胤哪肯容情，手起剑落，可怜一十八个金陵来的歌姬舞女，全被杀尽。他自忖这祸闯得不小，赶紧抽身下楼，依旧照着来路，越墙而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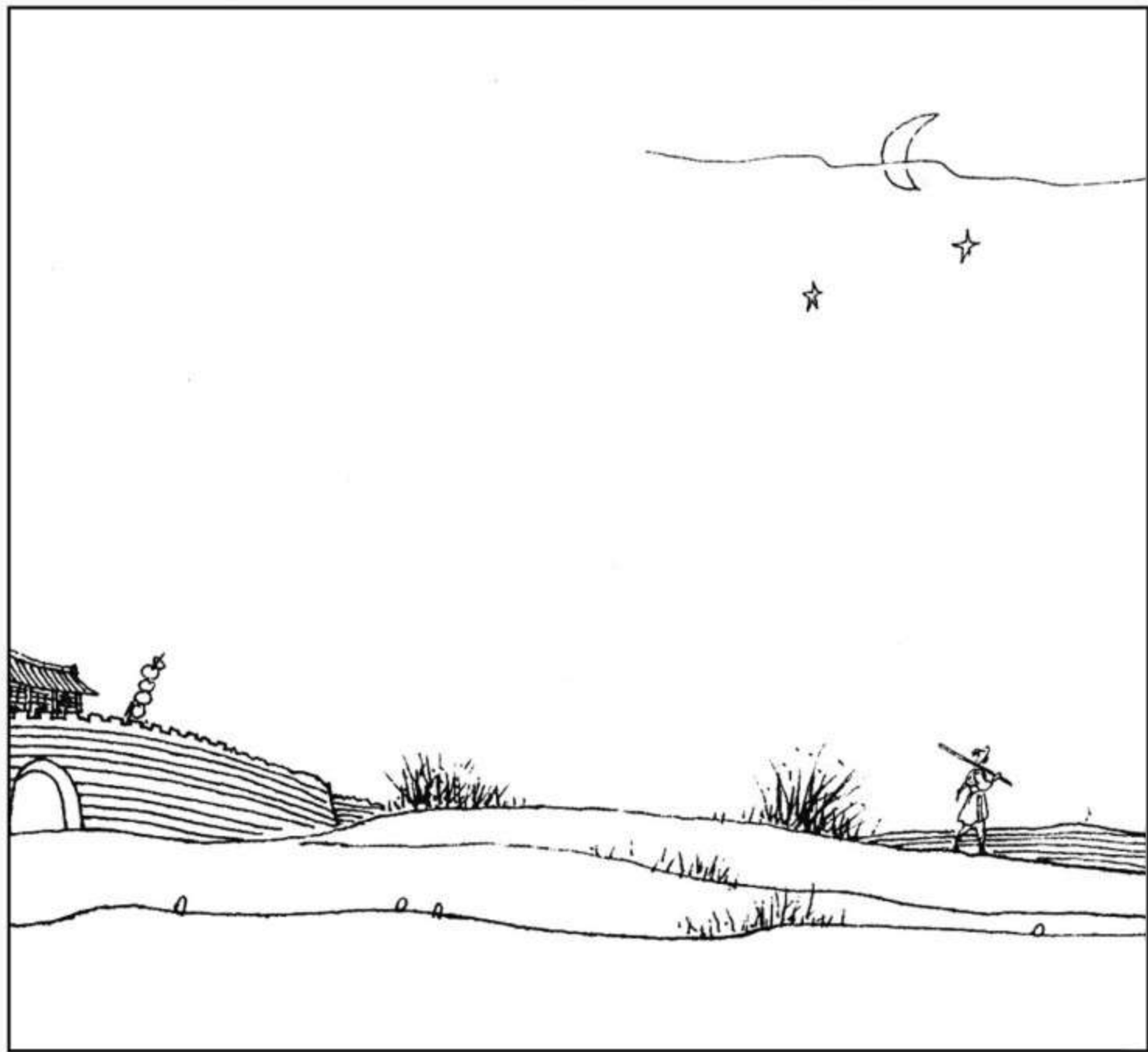
他决定瞒过父母，逃往首阳山姨母家，或者关西姥姥家去躲避一年半载，打听得这里事情过去，再作道理；回到自己后园，跳墙而进，悄悄回到房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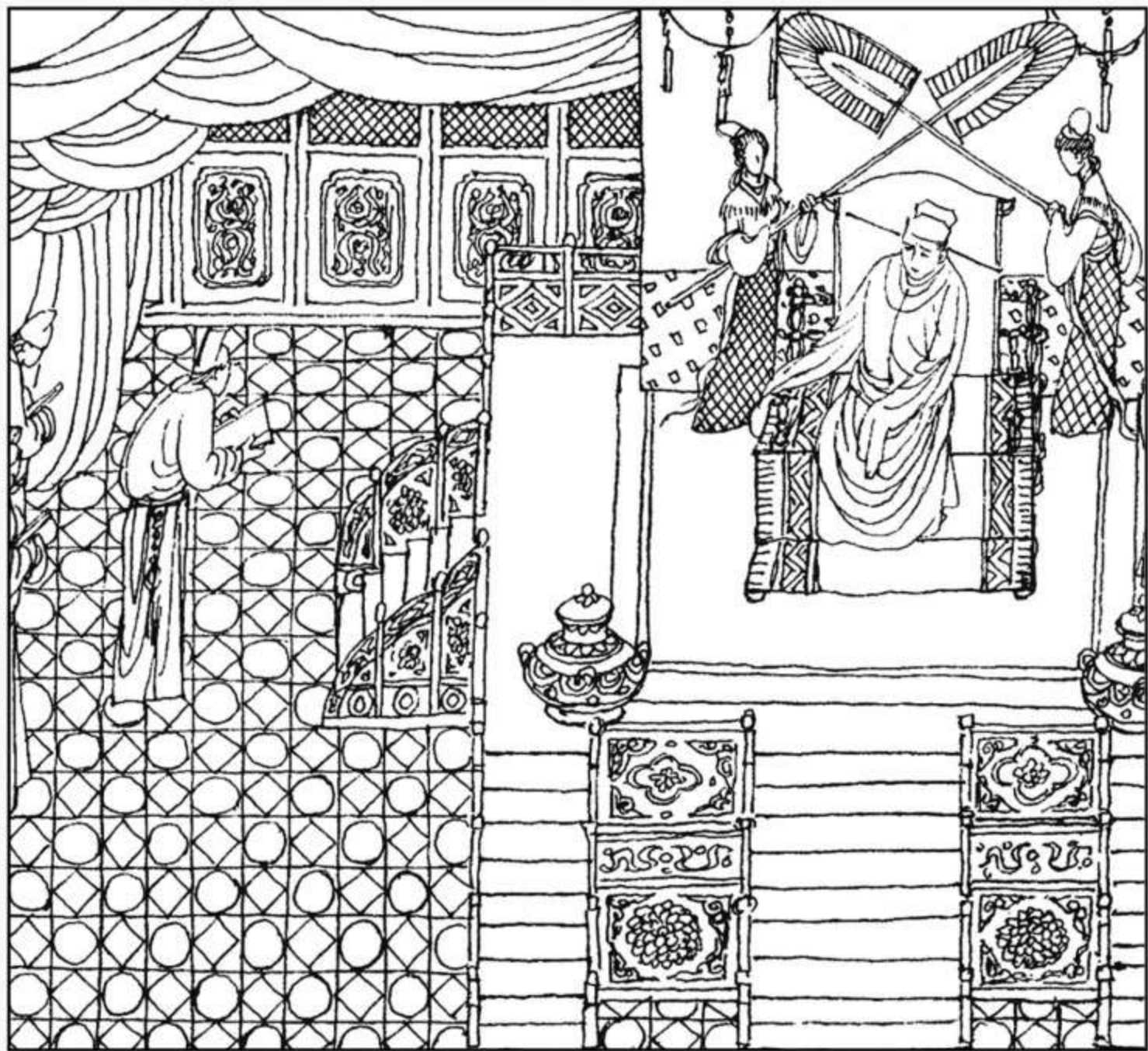
听得贺金蝉还在沉睡，他将血衣脱下藏好，戴上一顶鹰翎大帽，换了一件合体轻衣，束上腰带，取了几两盘费，挂上宝剑，背个小小行囊，拿了一条蟠龙棍，充做军官模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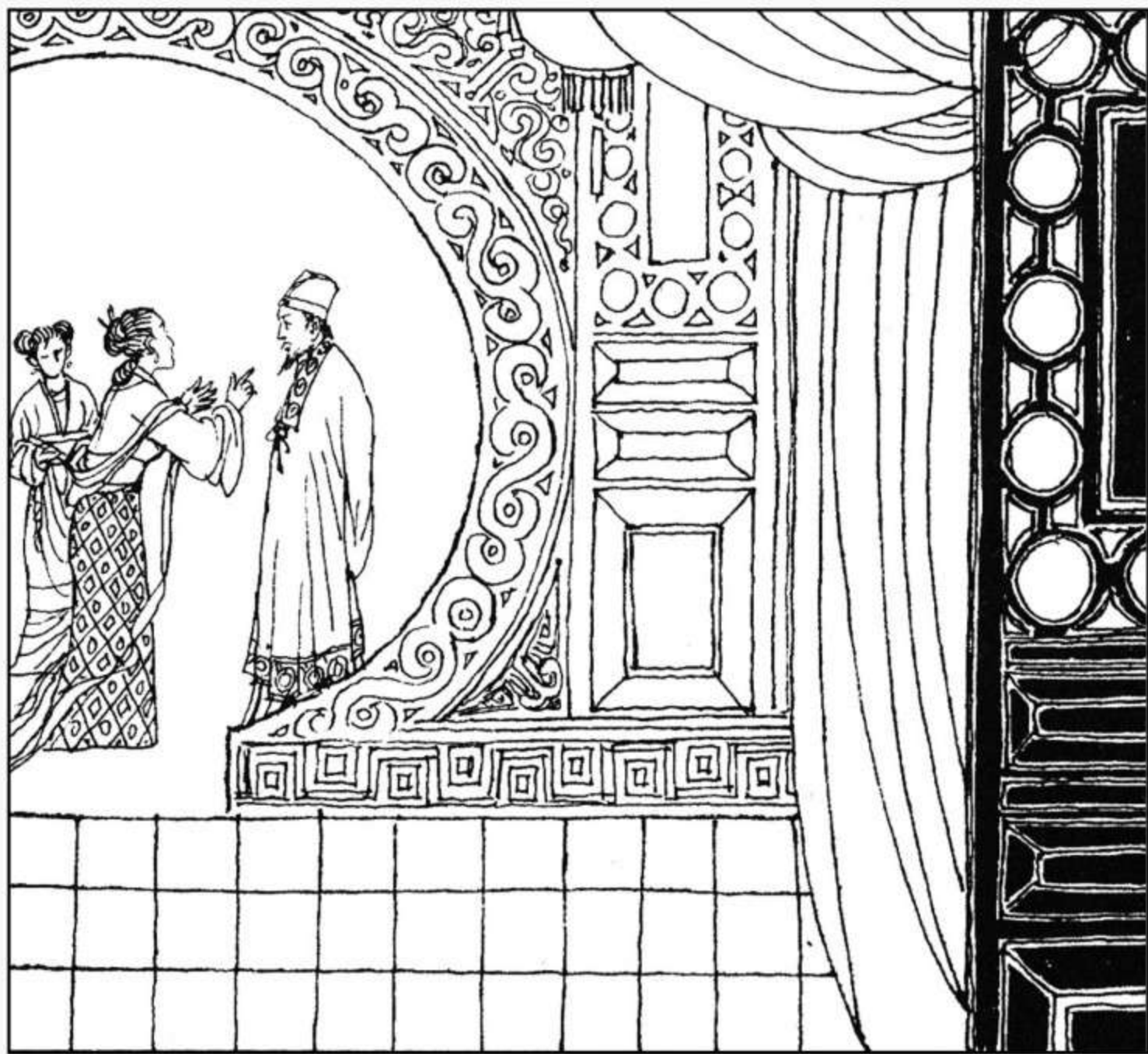
他依旧越墙出了后花园，听鼓打五更，等开城门，出城往西而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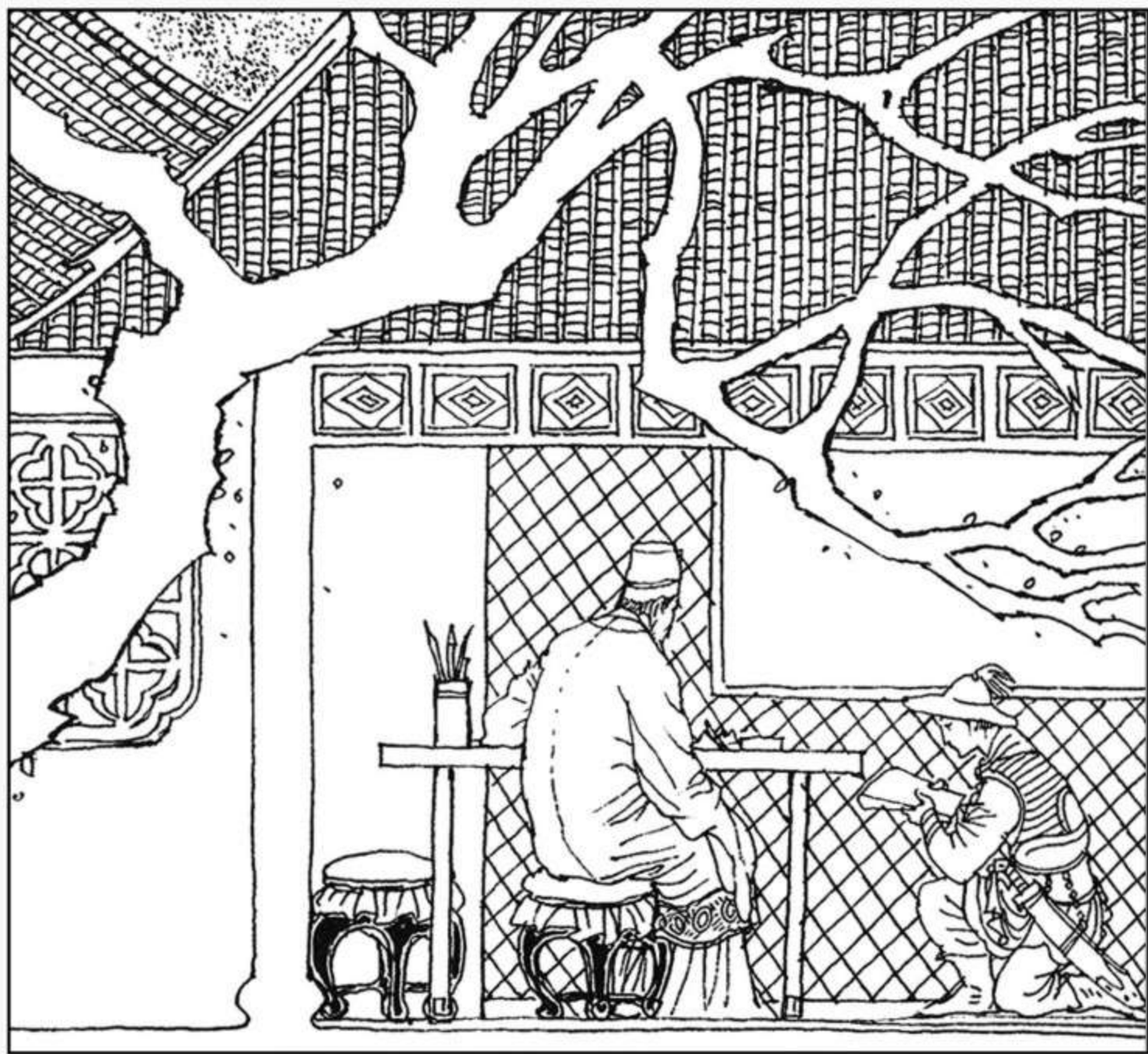
汴梁城中，勾栏院太监次日早朝奏知，刘承祐伤心得要命，像真的失了无价至宝、掌上明珠一般；立即传旨埋葬尸首，差五城兵马司沿门搜、逐户查，有隐匿凶手者，诛满门，拿住凶犯者，赏千金。



旨意一出，全城慌乱。赵弘殷这日清晨起身，叫丫鬟去请匡胤到书房来问话。贺金蝉跟丫鬟出来回禀：「公公，我丈夫不知为着何事，今早五更时不见了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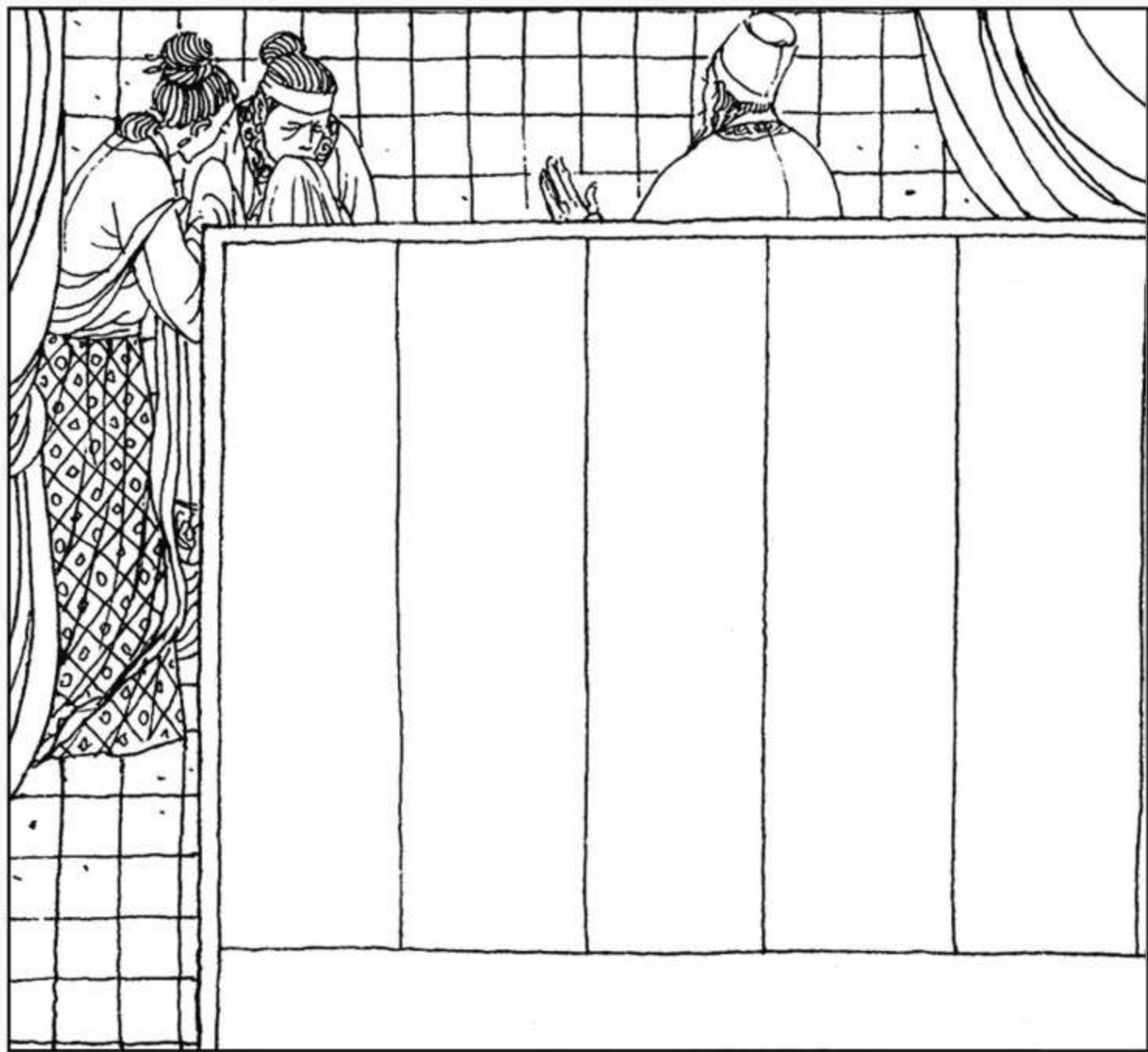
弘殷正要叫人找寻，家将送进传报来说：「昨夜勾栏院内十八名女乐、两个巡更虎贲军不知被何人杀死。皇上着五城兵马司挨户查缉，不许隐匿，为此传知。」弘殷看毕，将传报发了出去往下传送。



他驀然起疑：「这件事情，莫非又是他干的不成？」遂问儿媳妇：「昨日你丈夫进房，你可曾告诉他什么来？」金蝉道：「他问公公的病症，媳妇不敢隐瞒，将公公受屈挨御棍的事告诉了他。」



弘殷叫苦道：「这样看来，准定是他做的了！不知他逃往何方？逃得脱还好，捉住了不但性命难保，你我全家定遭杀戮。」杜夫人与贺金蝉听了大哭。弘殷急忙止住道：「不许哭，走漏风声，那还了得！」



且说赵匡胤，逃出汴梁，电闪星飞，梭行箭走，一路上冷落孤凄，自嗟自叹。忽见前面一座高山阻路，山势十分险峻。



再往山脚下一看，只见立着一块石碑，上面刻「昆明山」三个大字，两边有两行小字刻得分明：有人打我山前过，十件行李留五双；若还不送买路钱，一刀一个见阎王。



刚看完，山顶上一声锣响，闪出一位大王，飞马下山，后跟四五十个喽罗，摇旗呐喊。匡胤不慌不忙，后退几步，拣了块平坦之地，执定蟠龙棍等着。要知下文，请看第二集。



連盟

WWW.SHUQU.NET

打造最专业的网络连环画



未经许可 请勿转载

原创团队：汪洋水手 罗亚方舟 雪中人
侠骨丹心 蜡笔小啰 小成兄
森木风雨 小 学 佳 艺

全套10集